



江山縣志

ル 5
3135
7



門 5
號 3135
卷 7

江山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天語煌煌忠言諤諤固在三不朽中若夫彙前哲精

辭於微而折衷風雅文物以紀歌咏以傳凡有關國典民

不空風者兼收博採亦足備文獻之徵也志藝文

不空制勅

勅曰柴詠襲封崇義公勅 宋嘉祐四年

勅曰禪受大事二代所敦初嚴文祖之祠繼載虞賓之位

朕受本朝鴻業實由有周舊基繼絕世舉廢國懷諸侯之

首務頒以爵奉以祀在天子所當為以爾乃世宗服親見

居比部顯秩可卽承義郎轉襲崇義公永備春秋祭祀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賜知州毛維瞻勅 宋元豐三年

勅曰昔先王之法道民以德齊之以禮而有恥且格後世
不及然破觚以爲圓斲雕以爲樸禁罔疎濶而吏治蒸蒸
不至於姦猶爲近古朕甚慕之今能與吾共成此理者其
惟循良之吏乎爾筠州知州毛維瞻多識博聞操守篤實
稱爾爲能與在茲選使刑罰清而風俗美爾善於其職則
明考察而公賞勸朕豈貳於必行其尙自強以觀爾效

毛漸投秘書監丞勅 宋元祐三年

勅曰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
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獎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
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
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勵學士大夫之行
也爾漸性資明敏問學宏深諸儒所尙令問惟舊延處茲
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
效可言非獨優游册府而已在爾自強以承朕志可秘書
監監丞

柴天因授轉運使勅 宋政和七年

勅曰海岱之間古稱形勝重地比來習染多盜思得歷練

剛明之才兼膺折衝饋餉之任以爾知吏方畧爲時老成
久分外計大權頗熟東州舊事特簡是選勉爲朕行昔管
仲佐齊邦內修軍政龔遂蒞渤海首散郡兵繫治術之何
常惟賢明以自擇審思籌策毋失機宜

柴瑾投轉運副使勅

宋 治熙四年

勅曰臺院森嚴法度之所自出故必以質厚淳直通練治
體者爲之惟爾舊聯六察風望肅然爰命爾供奉赤墀彈
劾非法乃謹身奉職如在繩墨之中而於論事無所假借
非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卿大夫之能孝者乎今爾事親能
孝自忠可移於君百司邪正一道刺舉何中外之別也可

依前朝議大夫直敷文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勸
農事替傅到任爾往欽哉

蔣伯英授太學博士勅

宋 紹熙元年

勅曰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恃法以爲
治可乎漢之郭泰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
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
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爲乃稱朕意

蔣伯英知肇慶府勅

宋 紹熙四年

勅曰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
作也惟虛則明山獠海舶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

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

一甲進士毛自知出使勅 宋開禧元年

勅曰入侍經筵必資博覽之佐出使藩臬宜簡碩德之臣苟非聞望素著安得吏民帖服今科一甲進士毛自知龍首高登蜚聲嘖嘖鰲頭獨占鴻譽巍巍不特海內推尊抑亦天朝倚重茲特委爾榮行頒朕簡命宣我威信俾國體之共尊振爾紀綱令君命其不褻如朕親臨爾其懋哉

御史中丞柴霖致仕勅 宋嘉定五年

勅曰朕惟陳力就列之臣不能則止方招賢聘能之世以疾而歸正當饋之所深嗟亦同朝之所共慕爾朝議大夫御史中丞柴霖器宏以周學博以達剛勇自著忠勤有餘効用以來勲勞莫既參謀帷幄不數月而成功櫻於抱疴僅逾年而告老事功昭著寵禮宜加進爾階爲寓祿之榮名錫爾章表褒嘉之盛典以此茂命賁其終身尙期壽康副茲優獎

毛璣授中書舍人制 宋寶慶二年

制曰文章之美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運中微異端所洎欲

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爲重故難其人不以輕授爾起居
郎毛璣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遠聞正始
之議論徑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
下識典刑之彷彿務究所學朕將觀焉

柴中行謚憲肅誥

宋嘉熙二年

制曰建官惟賢而全德之賢未易得自古有死而吉人之
死尤可傷故上興愍遺之悲而下有殄瘁之恨故中大夫
致仕柴中行學有根本德無瑕疵中外踐揚聲實英茂薄
蓬萊而不卽瀦彭蠡以遄歸真覺斗南之一人何但江東
之獨步茲聞淪謝良用盡傷其升通議班聯更加易名寵

錫恨九原之難作歎一鑑之云亡爰告斧封式歆綸命可
特贈通議大夫寶章閣待制謚曰憲肅

獎諭徐宗文勅

宋景炎二年

勅曰朕郊祀上帝以祈穀而均福釐於在位疏遠微賤無
遺者矣又況於助祭之臣乎爾將仕郎徐宗文贊禮讀祀
克致民康物阜歲歌大有戶頌豐登非至誠格天安能若
是茲特表爾居曰祝禮鎮錫之勅命永示褒嘉爾益懋忠
乃職求所以足國裕民之猷毋忘夙夜以副朕意欽哉

柴德載授主事勅

明洪武六年

勅曰九重巍煥玉殿翬飛丹雘未施暨茨爲急爾兵馬副

指揮柴德載廉明剛直處事有方可授承事郎工部水利營繕司主事欽此欽遵供職無怠特勅

柴觀授徽州府績溪儒學教諭符驗

明洪武十五年

制曰朕聞古昔君天下者設官分職以成治功雖秩有大小而情無尊卑自下而上鈐印爲尊自上而下符驗爲信所以遐邇交孚也朕做古制授爾以官給爾以符往盡爾心恪勤乃事給由來覲將合焉以考爾績其敬之哉

贈何振之監察御史勅

明洪武三十二年

制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歿哉福建道監察御史何遠故父振之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厥所自宜有顯褒今特贈爲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靈其不昧尙克承之

何遠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勅

明洪武 年

制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而礪風俗以彌承國家之治厥任匪輕爾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何遠發身儒術擢居斯職既歷年歲式克勤慎是用錫之勅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爲名以言爲職在明大體而略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爾志堅爾守毋私於法毋撓於勢毋許以爲直毋苛以爲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修而不懈尙有顯爵以待爾成欽哉

諭長史周安勅 明永樂四年

勅曰諭哈密忠順王長史周安哈密在中國西邊如今忠順王脫脫的祖先世世掌着那一方地面他的叔安克帖木兒好生敬順天道歸向朝廷我封他做忠順王安克帖木兒歿了那一方軍民無人統領脫脫從小在我中國住我父皇太祖高皇帝教養得成人了一向在我跟前帶刀宿衛我已着人送他回本地面裏襲封了王爵承奉他祖宗香火撫安哈密的軍民如今特命你去做長史輔導他你務要盡心竭力助他行好勾當一切軍民都聽忠順王管領發放凡有合行事務你必須稟知忠順王計較得十

分停當然後施行庶使一方之人安生樂業同享太平故

諭

孝子徐儉授提舉勅 明宣德二年

勅曰朕聞陶唐氏徵一厯山孝子而庶績以熙萬國以甯孝之所係亦綦重矣爾徐儉孝著江山寢膳盡問禮之節喪祭竭哀慕之忱有司以聞朕甚嘉爾爲仁有本而可以移忠也特勅爾提舉使爲子者勸爾尙懋勉乃仁體察乃忠以後登庸欽哉

封柴成承德郎勅 明宣德三年

勅曰爲臣能勤於職務國家既有以褒榮之而復推恩及

其親者所以愷本始而爲天下之爲父母者勸也爾柴成
乃行在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柴重之父積善毓慶教子
有方茲特封爾爲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服此隆
恩永綏祿養益勵無怠欽哉

柴重授員外郎誥 明正統二年

制曰工部掌百工山澤之政令卿佐朕自擇之其屬有四
皆必得人乃克有濟爾奉直大夫行在工部都水清吏司
員外郎柴重發身胄監部屬洵更陞秩副郎考課爲稱茲
特錫以誥命於乎士之爲學將以行之也誠能惕於其心
則宜於其職矣爾其益思自勵尙有以旌寵爾者其往欽

哉

授姜濬文林郎勅 明景泰二年

勅曰京師天下之都會其人愚良善惡不一也故設兵馬
指揮司察視而彈擊之所以摧惡佑善焉爾文林郎南京
東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姜濬發身胄監歷職於斯勤慎
有爲考職維稱是庸錫之勅命以示褒嘉夫用上之法以
治下勢易行也惟廉正明慎則法行而民安之若侮法以
虐下而惟勢是怙則法亂而民怨矣毋暴毋縱從容以和
往益懋修以稱厥職欽哉

毛鼎元授承德郎勅 明景泰六年

勅曰朕正治官以熙庶績以刑者民命所係故矜恤之心實勤夙夜而典刑辟者必得公恕之士以居其職庶克其稱爾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毛鼎元發身胄監擢秋官屬精詳明允克舉厥官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以示褒榮服此茂恩尙益祗慎易曰刑罰清而民服必使刑不濫而民不寃則爾永有嘉譽欽哉

胡敷授修職佐郎勅

明景泰六年

勅曰國家於太學旣置祭酒司業以典教事而又置助教學正學錄以分理焉所以成天下之才而建出治之本也非經術明正之士曷克稱茲爾國子監助教胡敷發身鄉舉累教邑庠迨歷今官考績惟稱茲特授爾階修職佐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嗚呼爲治必本於賢才朕之屬意太學蓋以此也爾以教爲職可不加勉以副朕意往益懋懋式觀爾成欽哉

姜德政授奉政大夫勅

明天順四年

勅曰禮部卽古之春官所以掌邦禮也其屬有四雖其政務繁簡不一要必皆得明敏端慎補於故實之士庶克稱焉爾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姜德政釋褐賢關擢官縣正迨遷斯職茂著公勤是庸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以爲爾榮尙益懋懋以稱任使欽哉

江山縣志 卷之十一
姜梁授文林郎勅 明嘉靖十年
勅曰朝廷歸長民之權於邑令令近民休戚關之厥責攸重朕恒以得人爲難爾四川瀘州合江縣知縣姜梁發身賢科作宰鉅邑政聲昭著屢被薦揚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惟祇膺光訓益懋操修國有峻階其罔爾負欽哉

諭監察御史趙鏜勅 明嘉靖三十一年

勅曰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興學育材爲首務而學校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繫焉此蓋已然之明驗也今特命爾往南直隸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哉夫總理一方之學政是卽一方之表率也然率人以正必先正己爾其務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俾爲師爲弟子者一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庶幾儲養有素而待用不乏斯足以稱簡任之意矣爾其勗哉

封趙鳳山文林郎勅 明嘉靖三十二年

勅曰人子莫不欲褒顯其親然有不能自獲者焉茲朝廷茂勵臣忠必先推恩自出使因遂其孝思也爾趙鳳山乃河南道監察御史鏜之父孝悌力田賢德善俗詒翼足垂乎九祚名稱不愧乎鄉閭爰用子貴特封爾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新渥載嘉榮章其佩

封趙鐘母胡氏孺人勅 明嘉靖 年

勅曰語有之母親而不尊然古今所記母訓其子於成者不少矧榮典所當推及哉爾胡氏乃河南道監察御史趙鐘之母慈柔性備孝謹行篤誨育令子爲時彥士其賢有足徵焉特封爾爲孺人祇膺華命益介壽祺

鄭騶授中憲大夫誥 明嘉靖三十二年

制曰嶺南諸郡韶爲交衝鎮定拊綏使良民有以自安而風俗由茲移易斯匪循吏疇稱明揚爾廣東韶州府知府鄭騶比以進士擢任曹郎視水利錄罪囚善聲流聞迨遷今官持身廉貞蒞政寬裕教養兼修士民共愛薦剡數上

朕惟爾嘉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服此新恩勉之無斁

諭廣東左布政徐霈復任勅 明嘉靖四十三年

朕嗣續祖宗洪業撫御兆民四十三禩於茲矣比歲雖暫免常朝然裁決庶務未嘗少怠朕思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皆人君所可親理惟爾藩臬諸司及府州縣官實與朕分理民務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又曰天工人其代之此言有君必有臣也君臣之責凡以爲民焉耳夫民邦之本也厯身農畝出租賦任力役以供上蓋自有一命之士皆食於民者今乃不安養是務而惟欲戕伐其生何用心

逆天道哉朕夙夜憂皇惟敬天保民爲務而吏稱民安未
効盜賊水旱頻仍夫豈無由諸藩臬等官貪者則恣溪壑
之欲漁奪百姓以肥其家酷者則逞豺狼之暴殘人性命
而不之恤其他癩官糜祿以苟歲月越職踰法以干進取
播諸耳目者何可縷數夫朝廷設官謂何而乃若此豈不
爲大背負邪今考察事竣爾等大小官員已有旨還爾舊
職其自今伊始各務洗濯淬礪革心從正無縱欲敗度無
淫虐以逞無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無以故釋有罪爲不苛
無飾詐立異以爲賢無阿比逢迎以爲能有一於此皆非
皇極以是承流宣化御下牧人豈不悖哉是故慈祥以愛
民嚴正以去惡平允以守法廉靖以持身宣明教化奉國
憲典使德澤旁流兆人咸和庶幾朕無憂矣豈惟爾等功
在生民迺及後裔矣爾等勗哉無教故諭

贈楊魁父楊誠登仕郎勅

明隆慶元年

勅曰朕嗣服大命需慶廷僚皆有以褒錄其親所以廣孝
思均恩貺也矧師儒清重之臣詎可抑其顯揚之志哉爾
楊誠乃國子監學正魁之父性敦孝友之良行履幽貞之
吉邱園自賁壽考令終可謂鄉之善士已今爾子振鐸賢
關蔚爲士望爾之貽穀蓋可尙矣茲特俞所請移贈爾登
仕郎國子監學正祗服國恩永光廟祀

楊魁授登仕郎勅

勅曰師氏之職訓於胄子儒林之選必俟賢人而爲六學之正三物之教屬茲建儲覃慶而可後歟爾國子監學正楊魁蔚以經學列於賓興而載立武胄之師擢茲今秩爾能立言以開後章志以迪人足爲人師者也茲以覃恩授爾階登仕郎錫之勅命朕臨雍講藝將質成賢士以恢張理道之本爾尙體朕至意懋以經術誘率學者登於至道欽哉

贈毛愷祖母毛仕安刑部尙書誥

明隆慶二年

誥曰士家積累世澤恒翼子以詒孫朝廷褒寵臣鄰則自親而幸祖以溯慶源之有自而明恩數之特隆爾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尙書毛仕安乃刑部尙書愷之祖父恢宇修儀淵心直節性雅耽乎墳典吟咏不忘念尤篤於宗姻交游罔倦克衍義方之訓佑啟博碩之孫爲時名卿累著勞勩爰追惟其原本是用錫以恩綸茲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刑部尙書命加入座煥敷奕世之榮澤被九原永綏亢宗之慶

贈毛愷祖母趙氏夫人誥

誥曰禮嚴蒸畀之文不遺祖妣詩闡似續之訓宜爾子孫義旣重於本初典宜隆乎追錫爾贈夫人趙氏乃刑部尙

書毛愷之祖母毓粹德門匹休良士高明稟性飭聞政以
穆然慈厚宅心睦懿親而藹若乃遠流乎餘澤爰濟發其
聞孫用符麟定之祥宣布龍章之渥是用加贈爲夫人誕
膺寵命恒賁於元扃不顯柔儀永垂於彤管

贈毛愷父本榮資政大夫誥

誥曰人臣敦效忠之實資事父以事君王朝廣孝理之彝
因教愛而敬矧典方隆於大慶而恩宜重於巨僚爾累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尙書毛本榮乃刑部尙書愷之父
受性剛方褫身儉樸直躬化俗播王彥方之遺風力穡起
家稱龐居士之隱德旣訓成乎詰嗣丕顯穀詒乃生被乎
褒封尤如韋素顧祿養之不久宜愍冊之薦加用闡潛光
以風斯世是用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刑部尙書赫恩華於
三錫尙克歆承培芳蔭於重原永垂休賁

贈毛愷母吳氏夫人誥

誥曰父母鞠育之勞同歸於罔極國家顯揚之典不靳於
並施若褒命之疊申乃孝思之克慰爾屢贈夫人吳氏乃
刑部尙書毛愷之母柔嘉維則靜正有常龜勉同心旣拮
据於朝夕儉勤理內乃雍肅乎閨幃迪其子以服官方霑
錡釜之養宜其家以風國洵加綸綍之恩是用加贈爾爲
夫人慈靈永慰式酬機杼之賢母範聿光兼慰栢棗之慕

刑部尚書毛愷資政大夫誥

誥曰朕肇建元儲丕覃闡澤爰渙頒乎湛綍用晉錫乎羣僚惟尚書正位六曹典樞機之重而士師掌邦三典綜紀法之司不有褒嘉曷昭優渥咨爾刑部尚書毛愷秉介特之操而守之以正蘊淵懿之識而本之於誠自將使命秉臺章以直言而稍抑肆陟郎闈躋郡守惟奏課以益明更踐藩臬克勝承宣之寄洵持都憲丕揚澄激之聲貳冢卿而辨論官材躋宗伯以典司禮樂迨握銓衡之柄益彰冰鑑之公乃轉秋官俾掌邦政則清操彌勵正直宣素絲之風朗識愈精明斷叶金矢之吉以詰奸而禁慝民自不寬以教德而棐彞世幾無訟睭言舊勩再霈新恩是用進爾階資政大夫錫之寵誥於戲有唐之盛惟伯夷以禮折民成周之隆乃蘇公式敬由獄爾其聿追遐軌懋勵初忱不彰弼教之功共贊協中之治欽哉弗替服此訓辭

封毛愷妻楊氏夫人誥

誥曰大臣宣社稷之勞鴻猷斯遠命婦備河山之德象服是宜惟內外之相成肆褒崇之罔間爾刑部尚書毛愷妻封夫人楊氏德嫓女師儀閑內則安貞自迪克祗慎乎功容孝敬不違尤致虔乎修滄潔蘋蘩之職相祀有齋存荆布之風主饋無遂宜頌顯渥以表芳徽茲仍封爾爲夫人

承翟弗之恩服榮無斃效雞鳴之義交傲相成

朱良會文林郎勅

明隆慶二年

勅曰都城設兵馬司假之武弁之名充以儒流之彥此皆服在庶僚得與承大慶者也褒章可無錫哉爾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朱良會蚤以才諳克奮宵闈掄授今官服勤靡懈茲以建儲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都城俗雜民殷所以聽其獄訟察其奸宄爾之責也爾獲承寵渥尙懋厥庸以稱任使無怠

追贈趙鏜中憲大夫制

明萬曆二十七年

制曰人臣有名在先朝而施及今日者蓋其教忠之所貽遠矣肆國家課功而疏爵疏從子所疏之爵從父厥子之樹與厥自爲樹固無以異也爾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鏜乃直隸河間府通判洙之父中秘探奇惠文蜚譽覽醴佐急青衿兼入其彀中稽卷考成少府遂聞於轂下出入乎銀司棘寺僉貳於石室蘭臺迄乎留都之命方新乃其幽人之致莫挽薦累勤而不起竟鬱長猷業以子而彌彰可無顯贈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功歸自出彰式穀於重泉恩覃所生渙天章於洵錫

贈趙鏜妻毛氏恭人制

制曰婦德惟從厥從惟夫君子以故夫爵子爵亦卽其爵

顧疇知夫內則之通於德行也疇知夫陰教之資於義方也雖曰從爵朕豈以其虛貴昇之爾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鏜妻封孺人毛氏乃直隸河間府通判趙洙之母孀職夙嫻慈儀有淑蔚襄驄憲霜稜丕振於兩都茂翼燕謀明訓高符於三徙被笄珈而耀德業沐寵榮遡河渠而念功可忘聖善卽護樹候謝堂背爲虛然荻誨宛存國章勿靳是用贈爾爲恭人渥生俎豆之馨永慰栝樅之慕

追贈尙書毛愷謚端簡誥

明泰昌

制曰國家優禮巨僚樹聲永世存膺顯陟之典沒殞追恤之恩名有抑而彌彰論旣久而始定爾舊刑部尙書毛愷性資耿介操履清貞抗議憲臺夙著謇諤之節明刑比部益隆中允之稱迄終老於菟裘僅承恩於馬嶽身後之心迹雖白朝端之勲望未酬茲特贈爾爲太子少保謚曰端簡錫之誥命於戲青宮晉秩式兼槐棘之榮華衮易名載荷絲綸之重幽靈不昧顯命其承

御祭刑部尙書毛愷制

明泰昌

制曰耿介之性端方之才奮登甲第簡任烏臺精忠爲國義形於言左選郡理載起藩宣秉道不渝式宏令問晉陟中丞保釐績奮擢掌留銓束治允核名卿秩官邦禁維飭勁節清操侃侃特立賜告幾何梁摧奄及雖遭萋菲心迹

終明懋爾忠謹嘉爾老成既復舊階仍頒諭祭卿靈如在
尚克歆食

徐日葵奉政大夫勅 明崇禎元年

制曰朕繹立政至式敬爾繇獄以長王國知貫城係國脈
重也高皇帝言貫索星如貫珠中虛則刑平故爽鳩諸大
夫宜慎簡焉其有淑問久著誠爲嘉師褒之爾刑部四川
清吏司郎中徐日葵器局清真神鋒挺拔軒掄高第法署
含香乃屬奸焰之方張坐抗爰書而見斥名流共惜直道
益章朕起自大橫召還舊秩四兇安在方信殺人媚人之
非十載不遷彌堅有道不變之塞比干存其干簡定國高

夫駟門方諸古人亮無多讓茲用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
錫之誥命夫秋官陰也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聖王
亦少取以立嚴要於以春劑秋爲木深文周内非朕敬懷
之指也比雖稍有誅殛迺好生從欲召對時交勗焉爾歲
閱旣深風裁赫著其益爲朕平兩石五聽以佐平明朕且
顯陟爾

江山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二

奏疏 附申狀 詳文

進丙丁龜鑑表 宋 淳祐六年

柴望

臣望伏以正次王王次春頌萬民之治象史載事事載道
有前代之元龜匪明氣數之興亡曷示始終之勸戒言非
所當罪不容誅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獲
際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釐不恤緯憂在宗
周值災見行夏之朔正運當分晉之年是殆水陰幾勝火
德信知有數決非偶然苟曰無之胡為至此痛思今日莫
返頹波尚論古人具垂成鑒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

冊之政可尋十常九驗棲燈勘義滴露研硃姑援實以斷
時宜非飾說以欺天聽矧君子雖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
天理雖明而人慾之蠹未盡消中國或厄於外疆大綱未
聯於小紀四方感感以靡騁萬民替替而不安輔成有賴
於大臣所重尤關於太子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
主震之宜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
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厲精之治毋使億兆
玩聞更化之言臣忍死籲天措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
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謹具表上進以聞

陳言劾奸疏 宋慶元元年

蔣 傅

臣等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弗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
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接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
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
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
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
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
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
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

今日即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激切之情惟明主察焉干冒宸嚴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奏乞訓導冠帶疏

明洪武初年

何遠

乞賜儒臣冠帶以示寵重事切惟學校乃人才之本儒臣斯學校之師所講者道德文章所化者英賢俊乂師道立則善人多瞻視尊則人心服臣忝由明經之舉謬典分教之司止戴平巾卻與庶人無異雖衣員領愧無章服之榮伏仰聖德維新仁恩一視乞賜加以訓導冠帶如蒙准奏使天下本職均霑雨露之恩咸膺覆幬之寵臣不勝欣躍報効之至

乞留宮臣疏

明嘉靖十八年

毛愷

爲乞留宮臣以備蒙養事臣聞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豫教也夫三代有道之長豈非以前後左右多正人也哉夫衆楚之咻楚語自如芝蘭之親與香俱化事有必然無足異者然則宮坊之臣固不可不豫爲之備而尤不可輕易爲之轉更也近該大學士夏言等以南京翰林院掌印學士員缺推選得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鄒守益堪任前職竊惟守益初以翰林冥心遷謫遲徊郎署亦且有年邇者陛下爲皇

沁山縣志 卷之十一
儲端本念大易之養正體周書之貽哲慎擇寶僚拔置坊
局臣嘗觀其議論考其素履學博而醇養深而粹器渾而
昌識明而正蓋時之選也固宜優養豫待以備皇太子將
來啟沃萬一之助且陛下不日親御經筵賜講便殿如守
益者尤宜充列講臣誠不宜投之閒散淹老歲月也夫留
都重地學士清秩陛下之所以處守益者不爲不至臣雖
至愚夫豈不知但念陛下旣爲皇儲慎擇而來恐不宜使
之他轉而去如去歲僚臣崔銑亦以禮卿南往已似非計
故近日太子賓客張邦奇以給假請特賜不允聖慮殆誠
有見於此歟伏望收回成命責令守益供職果以年資頗
深合無量加相應品級以備陛下朝夕日用以需東宮殿
下左右獻納臣不勝惓惓

劾大臣爭競疏

明嘉靖二十六年

徐 霈

爲大臣互相爭競乞賜罷黜以昭聖治事竊惟六卿者百
官之領萬事之綱人君所賴以治天下者卽今六部尙書
之職而左右侍郎則尙書之貳也其職亦重且尊矣但冢
宰統百官均四海又非他卿之比故各部轉遷吏部非實
望素著者不得以會推而亦帝心簡在非臣下所得而覲
覲也切見今禮部左侍郎崔桐以斗筭之才竊宗伯之貳
外示樸耿中藏貪鄙偶見吏部侍郎員缺輒自攘臂曰卽

今吏部員缺例該禮部推補非我其誰也又恐本部左侍郎許成名之奪之也陽爲恐嚇以折其心而許成名本以詩酒自娛政務一籌不展又不肯甘心出其下也遂忿激而起曰吏部之缺我豈不當補耶於是互相排誡公肆交爭喧騰於各部傳笑於四方凡茲在廷之臣靡不駭之臣謂陛下孳孳圖治二十六年於茲深居淵默之中而天下雷厲風行無有一夫之梗化者以綱紀素存而臣下畏法故也今二臣者爲百官之表率乃以公署而肆交爭以名器而私攘奪是無綱紀也無綱紀是無朝廷之法也戕朝廷之法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私是尙得爲大臣耶爲大臣者如此爲小臣者又當何如耶此臣之所以憤激不平而不能已於言也今夫人之趨利也如水之就下非有禮義以隄防之莫能止也桐等乃敢蔑其廉恥壞其禮義臣恐習以成風恬不知怪雖中智之士亦以爲當然而風俗壞矣風俗紀綱相因者也風俗壞於下紀綱失於上惡有風俗壞而紀綱獨存者乎故不避怨輒敢上陳者非區區爲此二臣也爲天下之風俗也爲朝廷之紀綱也惡容以緘默矣乎臣又近聞吏部侍郎王道員缺少詹事王用賓私念已必當補又恐少詹事黃佐聲望之出已右也乃爲危言以動之曰汝職雖吾先而家居十年實俸不及乃欲以

先吾乎黃佐唯唯不敢與爭夫王用賓在翰林素稱謹厚
今一旦猖狂至此豈無自而然耶良由桐等奔競之風鼓
之故中智之士墮於其中而不自覺也故夫廉退之風百
人張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不亦可惜也哉再照得
崔桐先年在翰林與崔銑等爭進取銑廉退之士也避之
而去大學士張孚敬聞而嫉之改調外補爲桐者今當益
勵晚節以蓋前愆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乃以衰
暮之餘齡復蹈中年之覆轍是其嗜利無恥之心雖至老
而不衰也以斯人而居大臣之任是幸天下以貪昧壞天
下之風俗也其能以治神人和上下乎又能以統百官均
四海乎伏望聖明速將崔桐等嚴加罷黜以正大臣貪昧
之罪以敦天下廉恥之風乃勅示中外大小臣工各宜精
白一心以自洗濯毋長奔競以取厥尤則改觀易聽之下
使天下疊疊嚮風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聖主所以馭
宇內而鼓舞天下之術無以易此矣

乞原曾銑疏

徐霈

奏爲邊臣妄舉冒犯天威乞賜辯明心迹事近因套賊出
沒撫臣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起營至黃甫川一千五百
里接修牆塹以固邊防計人夫二十萬財用二百萬餘兩
期以三年完工財力浩大矧雨暘之不一人夫之逃亡恐

修築未幾而寇來衝突不如一舉蕩平之爲愈也總督曾
銑建議欲大發兵糧爲復套之舉以除禍本計用軍馬六
萬捨手三千造如意戰車數百乘聯結而進坐則爲營行
則爲戰器械火炮布列於上行糧草料共該二十五萬正
馱馬匹牛驢幾於九萬計程九十日其用費大略與修築
造牆相當其謀亦善矣臣據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
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避之今賊據套積百餘年生
長蕃育動稱十萬秋間每一入寇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
西吾兵分布捍禦之不遑况欲直擣其巢穴乎驅六萬之
兵入沙漠之地彼逸而我勞彼靜而我動欲坐收勝算難
矣况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兌運本色則疲於陟遠抄掠之
難賫折銀兩又罹於得食饑乏之苦且精兵盡抽於三邊
不無顧此失彼勝負求逞於一擲抑豈善後良圖故廟堂
之謀議方與朝野之誹謗迭出何足怪哉陛下赫然罷兵
拿回曾銑可謂明見萬里矣然銑謀未臧而其心則可憫
矣豈不以套寇盤據巢穴爲邊境患若一舉蕩平復漢唐
之故地省八萬之糧餉不亦可快耶其罪在好大喜功非
徇私以誣國也陛下誅其迹而憫其心罷之可也諫之遠
方可也加之以不軌則過矣自後黠寇陸梁誰肯奮身爲
國當事乎先年名臣楊一清總督三邊嘗曰茲欲復守東

勝使河套之地歸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所未能若整飭邊防休養生息於數十年之後東勝未必不可復卽今財力殫弱太倉無終歲之儲銑乃輕舉妄動如此不亦狂耶陛下斥之當矣但其心亦欲爲國當事有可憫者昔酈食其欲撓楚權請立六國後漢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腐儒幾敗乃翁事趣銷印夫刻印未幾而銷印隨至其懟酈生甚矣然不以其罪罪之者顧其心非有他也但謀之不臧耳今銑倡復套之議亦口談而已未及交鋒敗北是亦酈食其之類也謂之腐儒可也何足道哉陛下德包天地明並日月凡含靈蠢動之物莫不嫗

育於生成之內矧一夫乎若怙終賊刑奸犯天憲罪不在赦至於一舉之失一動之愆容其洗濯自新稿死於黃馘之下是陛下再生之恩也海內之士聞風興起莫不攀援而來奮迅激昂求報明主於萬一是宥一人而千萬人悅矣聖王鼓舞臣民之術不在茲乎今銑被繫獄中羣臣震懼以爲必死者以其不量力也猶庶幾於不死者幸有陛下之仁也臣待罪言官乃昧死言之以螻蟻之命犯雷霆之威亦恃陛下之仁耳席藁私室無任殞越之至

薦舉儒官疏

明嘉靖三十四年

趙鏗

爲公薦舉以勵儒官事臣竊聞世道之隆汙係於人才人

才之盛衰本於教化而所以預養人才網維教化者實師
儒之官也是厥職雖輕所係實重誠有不容以易視者臣
職專提學待罪四載凡合屬教職官員督責尤切考覈加
詳日積月累之餘稍有概於中矣除賢能稱職陞任任淺
者已經禮待及行業不修者各行戒飭不敢概列外謹於
一百二十五學之中而擇其尤者冒昧陳之訪得句容縣
儒學教諭胡直合肥縣儒學教諭洪大濱涇縣儒學教諭
程學顏婺源縣儒學教諭今丁憂蘇民牧寶應縣儒學教
諭吳階休甯縣儒學訓導戴瑞丹陽縣儒學教諭陳所有
六合縣儒學教諭林澄建德縣儒學教諭劉伯源懷遠縣
儒學教諭林大震休甯縣儒學教諭柳應和宿松縣儒學
教諭白世徵以上諸臣皆學行優異有立教之功才識精
英具從政之體均之所當薦揚者也伏望勅下吏部再加
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胡直等拔其尤者聽候行取選用
其餘酌量年資先後選擢則俊乂不滯於下寮而卑疏亦
得以嚮用凡爲師儒者孰不淬勵以自效於尺寸其於聖
世育才興化之治亦或有小補也

題禁濫獄疏

明隆慶三年

毛愷

爲乞禁獄刑之濫以慎職守以弭災眚事臣等邇者屢覩
在外各撫按官後先奏報災傷如洪水暴溢壞人田舍雨

霍飛蝗彼此洊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虛生災由
人召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耶否則何以反
常若是也夫水與霍蝗皆陰物也爲災廣重陰莫甚焉求
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蓋刑秉陰令主肅殺
臣等職業所在於是毋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
之泛濫莫可隄防如蝗霍之害稼奪民命者乎謹以中外
刑之濫者有六敬陳之竊惟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
罰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驀告之州
有舍本州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驀告之監司志在
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
既利其易行此亦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
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概然准理遂使告訐之習惑煽
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
本無辜而捏爲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証人蔓引枝牽動至
數十各該問官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爲得至差人下逮
盡數弗遺奔突叫呼驚及雞狗束縛馳驟無異犬羊投到
則纍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也是曰
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緩而未卽審或事
勢忙迫而未暇審則不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概行寄倉
寄鋪至於追贓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久爲拘繫有以家

屬姻黨而幽令代償忽慢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
觀天悲歎抑鬱被累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
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所加自有所在故鞭撲祇以
作教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廣爲非法之具而猛以施之
遍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梭子刑足則有夾
棍刑首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身打簽釘指燒
酒灌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因或就斃其意以
爲不若是則不足以得其情而服其辜卽未盡如臣等所
言然如傷之念百不聞一草菅之視十常八九矣是曰濫
刑獄之議擬貴在明允與其過求無甯過恕故罪有惟輕
之擬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慎之也奈何今之
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爲能以哀矜弗喜
爲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例則勾去字
句以從招至請托徇人通賄自鬻於以枉其是非之實又
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腦之夫接踵於獄中茹冤之婦不
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
有以爲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
興軍餉巧立名色重爲厚科遂使賣妻鬻子散之四方破
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如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
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幸由之伏乞勅下法司并各

衙門一體痛爲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
五日程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
公科歛律例尤嚴爲之防而濫刑濫獄者應以貪酷論政
出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
軟論擅受與濫議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
犯量爲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別用以上數者祛革濫弊似
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幾從欲幾措太和洋
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宋 朱 熹

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
被旱最甚苗已就枯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
出境江山之民爲饑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
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
令有司檢舉閉糴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
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
治劇及據士商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
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
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財等事熹以所論不係
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
下本縣禁約去外熹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

客販及上戶閉糶絕少米斛出糶數縣內江山縣尤甚遂
卽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官米及上戶未糶米斛接續出
糶如有貧病無錢收糶之人卽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
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言報申卻據衢州繳到諸縣
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狀內獨稱大禾
米每升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
價大段遠違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
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僚所奏本
縣饑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
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
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定
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國朝

條陳興革詳文

康熙十一年

郭衛民

爲廣諮羣議條陳興革事竊照卑職三晉菲材謬膺民社
蒞茲衝繁殘疲之邑復值災祲凶旱之年受事伊始惟期
茹蘖飲冰與民休息如廣招徠以復故業嚴保甲以靖盜
源課士則月試以鼓勵賑饑則捐俸以施粥催科仍用八
限之良法投納務革火耗之陋規省詞訟以清刑獄之繁
禁差役以杜鄉民之擾其於地方撫綏之術無不仰體憲

臺加惠元元之意實舉而修明之第有利關於大體害切於民生非卑職所得專者正欲愷切具詳今奉憲臺詢本管事務與地方利弊卑職在縣言縣斷不敢襲陳說以滋紛擾謹將地方目前要務詳晰臚列恭呈採擇

一取士之額宜復也朝廷設學校以育人材例以地方之廣狹定入學之多寡江山幅員三百餘里錢糧四萬餘兩戶口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計口成賦實爲衢屬中縣故明三百年間文章理學人物科甲後先相望不減西龍載在郡乘班班可考我

清定鼎一仍明例歲科入學俱如中縣之額繼以兵燹寇荒戶口凋殘文教少衰自順治十四年間前學道谷按衢考試彼時以衝途人文寥落反以常開爲中縣而置江山於下縣之額自後每試錄科應試生員不過十餘人儒童入學僅有七人且科歲併行三年一試增進者甚少事故告頂除名者居多以致人才鬱抑何以振興文教鼓吹休明况今民已復業生齒漸繁絃誦漸盛已西鄉薦獲雋有人是以前任知縣萬里侯通詳請復舊額蒙前任部院趙轉批學道行府覆核在案所當亟請咨部復額使人才無沮抑之歎有裨學校非淺鮮矣一徵收南米之宜改折也江邑距省八百餘里居浙上

游石溪小澗灘高水淺竹筏梭船運米獨艱往例額抽本邑南米一千八百石就近撥給楓嶺營月糧民最稱便自康熙十年奉大部將浙省應給楓嶺營兵餉及米一千八百石折銀二千四百兩歸併福建省兵餉經費內而江山南米似應仍舊折色解省湊解協閩兵餉矣上年奉藩司改撥四百石解嚴一千四百七十石零解省查康熙十年任此役者有舟筏肩挑之費有泔爛耗截之賠每解米一石到省費用浮於米價視爲劇害者此所當亟請憲臺行令照四錢三斗之例折銀二千四百兩解司投納湊解閩餉在藩司以米易銀無減於原額之數在江民以銀代米歲省解運之費而省會軍旗口糧仍照舊例於就近府屬撥解一轉移間江民歲省數千之賠累又免遠運之疲困誠今日救時之急著也一墾荒起課之限宜停也浙東拋荒一案康熙三年間江邑奉蠲積荒銀六千一十七兩零計積荒地七百三十頃零遵照三年起科之例遞年報墾起課在案惟是康熙十年異常災荒熟田無收新墾可知現奉題蠲十年錢糧六千六百七十一兩零則康熙八年所報開墾應於十一年起課相應暫停徵一年改令康熙十二年起課庶墾戶免包荒之累實出自憲臺鴻恩也至如

本年被災之餘饑饉載道小民救死不暇今屆東作穀種絕粒工力奚施熟田勢且拋棄荒田何暇開墾則本年報墾之令尤宜預請停止亦甦困之要務也

一設驛之議可復也凡天下驛站近者七八十里遠者不過百里江山接壤閩省自本縣至浦城縣二百七十里兼以山徑險峻高入雲表且邑無騾馬需人擡送從前每一差至需夫數百餘名去者每至道殞回者僅存皮骨江邑異常苦累莫此爲甚前令據民哀呈上顯蒙前任浙閩部院目覩疲苦之狀特疏具題在案檄將汀州府長汀縣三洲驛改設於江山縣二十八都地面更

名小關驛江民幸得少甦乃蹇遭委署驛丞之姚朝顯與代庖縣篆之崔經歷利慾薰心憚於更轍詭詳錢糧出自閩省夫役當覓之江民接應未久倏而將夫役仍復撤回在浦邑縣大而富一城設有兩驛以逸待勞年復一年不覺其疲在江邑縣小而瘠以寥寥羸夫足未停跡奔走長途實有不能支旦夕之虞伏乞憲臺移咨閩撫俯憐江浦俱屬赤子一視同仁檄下所屬一轉移間挹彼注此站銀不煩外設而兩地勞逸適均自此驛站免於逃亡矣前知縣萬里侯撤驛殃鄰詳稿並具呈覽凡此皆江邑切膚無已之害敢因明命而臚列言之

以冀其害之亟去也其闔省大事卑職生長北方初任
邊吏未熟南中利弊情形不敢冒昧妄談爲此今備前
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兵船協濟詳文 康熙 年

王宏仁

爲驛站用船獨累籲請均平協濟等事看得浙省驛站惟
衢郡爲首衝衢屬驛站惟江山爲最苦蓋陸行者至江山
而登舟舟行者至江山而登陸遇平常勘合火牌夫船稍
次者猶可支持若遇內差大人藩下世子暨投誠兵弁家
口出入浙閩用夫動以數千用船動以數百自江山登舟
順流長往直抵省城計程七站實有萬苦難支者此江山

縣知縣萬里侯所謂一縣而當八縣之差一邑而代七邑
之過萬不得已而有籲請均平之文卽卑府亦曾屢具詳
請協濟未蒙憲定者也蓋衢五邑止有西龍江三縣通船
然灘高水急非駐船之都會止有小舟往來至常開二縣
僻在深山一線之水併無舟楫卽用船百隻以內亦須各
縣發價差官多方催覓而後得若有大差大役風聞需船
則各船皆揚帆順流而遠遁歷年以來衢府西江二縣受
累獨深查康熙六年投誠弁兵何政等奉發山東等處駐
劄經由衢郡蒙前督憲趙分派杭金嚴三府各縣每縣備
船若干隻每協差都守官一員押協至衢各認裝運啟行

報憲原有成例但非奉憲定畫一則各府視同秦越呼之孰應今奉憲查該縣請協船隻口糧鹽菜銀兩事卑府查得江山水窮源盡非集船之所若用船百隻以內衢府四屬量行派協若百隻以外金嚴兩府就近請憲派協若需用更多則杭金嚴三府均協懇憲定議通行應協各府遇部文一到本府詳憲差檄各府按時協濟庶勞逸均平在各府亦安靜無擾而西江等邑之困疲稍甦則恤一邑之苦累以養全衢之元氣在民生非小補也至於催船價值舊例七站每船給鹽菜銀一兩八錢遇船少難覓竟措索至二兩以外止蒙開銷一兩二錢似爲賠累卑府酌中而議以後催船開銷懇憲以一兩五錢爲準通行各協濟之縣照例開銷永著爲例則衢屬之倒懸可解而差務往來亦不至有遲誤之咎矣

請增江章取額詳文

康熙十年

雷經

爲請增取士之額以作養人材事看得取士之額原以錢糧戶口之多寡分別縣分之大小查江邑田地錢糧四萬餘兩人丁戶口二萬九千七百有奇在衢屬原溢於常開之上今常開俱叨定爲中縣而江邑取士反置於小縣之列此江令所以有籲增進額之屢請也至前此未請增額之由蓋緣江邑自入版以來連年師旅絡繹早潦相仍戶

口凋殘人文未起近荷各憲題請蠲荒招墾殘黎漸集士
子皆知絃誦赴考者日多文教亦漸次振興而額數尙不
及中縣之例是以本府縣節次有增額之請今幸逢憲臺
下車之始卽崇興文教鼓勵人才誠千載一時合無詳請
憲恩俯念士子攻苦三年一試恩批照例改爲中縣則生
童稍得增額咸受憲臺作人之澤於無疆矣

詳請免借南米文

康熙四十八年

汪 浩

查看得南糧一項夏秋停徵此誠仰體 皇仁至意而

轉運補解實爲地方重累在民以長易團賣賤買貴每石
已多三四錢不等而舟隻費用胥吏浮冒無算也在兵駐

防楓嶺營赴省搬領七百餘里山路且居四分之一舟夫
運載動費無窮而守領未可刻期而論也至於印官之苦
尤爲萬難徵銀易米少則累官多則累民卑職履任伊始
適當南米還解之時爰集紳士耆老議價徵解眾口噤噤
旬餘未定迹似阻撓而情實可矜非如他事刁玩可以王
法懲之也今嘉捷等旣情願春季多輸以備夏季兵食而
江邑夏杪秋初早禾告成本於秋季兵食無誤無容預借
則在民有本色便輸之樂在兵有朝領夕食之歡印官亦
無議價鑿枘之難洵一舉而三善備焉者矣伏乞憲臺俯
念江邑運補之苦恩順輿情轉詳各憲准循舊例來年兵

米仍爲就近支給高厚殊仁直與須水郎山共承長矣

附王嘉捷等免借南米公呈爲懇恩詳請就近撥給以蘇民累事竊惟江邑南米一項歷來撥給楓嶺衢協二營在民有本色就近之樂在兵無赴省領給之勞載在縣志誠爲兩便自三十八年爲仰體皇仁事夏秋停徵預借省倉支給冬時完補詎非生民厚幸但地各不一法難畫一江邑居浙之上游山高河淺雨集輒漲雨止立涸視他邑輪輓最難如今年夏秋所借省倉七百餘石現撥歸安長興海甯等處償完即由江之衢不過百里尚須鷓鴣船百六七十隻方能載入大舟兼之盤塘過壩脚費無算倘遇驟風暴雨糜爛堪嗟此運米之萬難者也外此惟有徵銀就近易米一法然江米形長價賤南米形團價貴賤買貴民累已極矧異地買運動經數月收兌候批更難刻日而且更胥侵浮不可究詰往往以一倍之費竟逾兩倍此又徵銀易米之萬難者也捷等未受停徵之益反受停徵之累有懷欲吐已非一日幸遇撫憲利舉樊革俯從民便已准金華就近撥給之請捷等情愿春季多輸以備夏季楓嶺營兵食至於秋季江邑地暖禾早夏終收穫正可及時支給

無庸借兌萬不有誤兵糧自貽伊戚伏乞仁天軫念民瘼賜文詳請在各憲得悉艱難自爲俯允則江民世世頂祝而營兵戴德亦無既矣

詳報牧民堂田租抵賠糧文 康熙五十年 汪浩

爲查報墾田請補賠額以甦糧累事竊照卑縣自閩變之後戶口凋殘從前差重田輕往往有業去而稅仍留者又有逃亡故絕人戶里甲攤累積年逋賦上累考成卑職自四十八年八月抵任接徵從前民欠至四十九年一載間竭蹶催科以副全完之限因於催比間得以悉察賠累之戶蓋從前有逃亡死絕者照親屬勒令坐賠以致年深累久苦海莫拔種種鵠面鳩形卑職每爲之惻然憫傷而事

關正賦除豁無由間又細訪得卑縣又有牧民堂田畝一項係前任楊令於康熙三十四五等年清丈時有無辜承認之田數頃存爲牧民堂名色其田星散各圖陸續開墾未納租稅因經年久無從稽查竊念此項田畝若遽報陞科其於正賦之增不過滄海之一粒而於卑縣民戶無所裨益且慮大部稽查反滋文案不若以此清出之田課墊補絕戶之額糧則既無加賦之虞稍省勒賠之累亦事之兩利而可行者也隨經面稟奉示遵行因一面清查委婉出示曉諭民間令照自首例報出不追既往倘隱匿不首查出照例問罪又諭以稟明上憲將報出之田按輪租課

以抵絕糧之百一咸陸續首報出田共稅四頃四十二畝一分九毫各取認稅甘結在案理合備造花名田畝清冊并另造賠戶冊各一本通行申報請自康熙五十一年爲始其田每畝按則共應徵銀四十二兩六錢八分伍釐六毫俱令抵入賠戶名下雖所徵租課無幾不足以全抵賠糧然酌量其間照戶攤補庶於糧累亦或輕減切懇憲允以便攤抵並大書曉諭立案遵行此後若有重徵情弊察出以私徵錢糧論罪如此則官民均益利非小補爲此備由另具書冊具申

五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詳本年正月十七日批照戶名攤補尙未明晰仰再確

議報

覆詳牧民堂田租抵賠糧文

汪浩

覆查得卑縣所開賠糧六十餘戶共該糧銀一百八十一兩九錢六分零其牧民堂田應徵課銀四十二兩六錢八分零不足以全抵賠戶之數今將此項課銀均勻攤補則於賠糧項下每兩代完糧二錢三分有奇其賠戶每兩豁除二錢三分稍減賠累之苦事可垂遠今蒙憲批理合覆查粘連原詳申請憲奪爲此備由另具書冊具申

五十二年二月

十三日詳本年二月廿八日批據詳已悉但期實減均落方不虛牧民堂命名之意此繳

崇祀鄉賢文案

明萬曆十三年

易傲之

爲申明崇祀鄉賢事案查本縣特祠原有逸平正節二公

二祠正德十六年知縣吳仲案詳請兩建特祠逸平在步鰲之西上巳祭山川卽祭逸平正節在通安之東上戊祭社稷卽祭正節各申奉祀生員一名又據江山縣儒學生員周文興鄭騮周積等公呈爲懇酌祀資事本縣遵行捐俸一十兩置買十六都田五畝目連上西山該稅三畝地二片造祠供祀嘉靖二十年知縣黃綸據生員毛愷毛文琳應昂等公呈爲增定祭祀事本縣牒學細查徐逸平先生祀產據覆祀田現在奉祀生徐元掌管所有葬逸平山被土豪何傑謀賣等情卽發價二十兩贖還又捐俸資起造墳庵建立石碑爲記使後人不得圖謀嘉靖三十一年

本府總捕廳周公幹至縣謁祠捐俸八兩付廩生魯應華
徐霏趙鏜徐惟輯等面同奉祀生員徐玠置十六都田地
共三畝取依準訖隆慶年間知縣邵仲祿蒞任見其人材
迭出科甲屢登詢其情由皆步鰲山徐逸平先生正學書
院宏文社會廣盛因而捐俸四十兩置買廿四都田租一
十八石五斗供祀萬曆十三年本縣訪先生之後僅二人
已削髮爲僧亟召還出俸二十四兩聘娶孔氏與繼昌爲
妻又捐俸二十兩置買五都田租九石因前祭儀動支備
用錢糧裁減今議詳請存留水脚銀內每年動支二十兩
春秋二祭給付逸平正節二公奉祀生員領辦祭儀致祭
祭帖付與奉祀生員徐繼昌據帖掌管衙役欺瞞侵騙許
執帖呈稟以憑重治須至帖者

申請蔡英入祀名宦文案

馮 成

爲籲乞崇祀名宦以彰教澤而光典禮事嘉慶二十
年十一月初七日據卑縣闔邑紳士毛錫浩等呈稱
切原任本邑儒學訓導蔡英於越雋流暨陽名宿輩
聲桂籍羣推淹貫之才司鐸須江大闡彞倫之教初
下車時卽以宣揚

碑訓敦厲人才爲事逮恭謁

聖廟見棟楹之傾圮倡議葺修承祀上丁緣籩豆之缺殘

按圖制造藻蘋必潔恒越宿而致齋瓠葉可陳與諸
生而習禮齋規峻整經義流昌弗貪束脩之羊常滿
問字之屢由此範爲士則學有師承旣矜習之聿新
亦科名之相繼而且崇節孝之祠以扶倫紀讀歲時
之法用曉顯蒙邑舊有溺女風及不嫁婢女者公刊
文徧諭自是滔風鬯古化雨流今胡安定之教人堪
著爲令賈新息之草俗宜名所生又本邑每逢水旱
公協縣詣壇虔心默禱暘雨應時倡勸分之義族相
救闕開續命之田民無流徙迄今江邑平糶之法行
於他縣賴全活者無算皆公遺澤也又嘗周視城居

旁稽舊迹浚通渠以決壅禁鑿石以禳災一碧流甘

井有鄴侯之澤百尋疊翠山留羊祜之名其盡心於
江邑民事者如此公之親身也食不二味裘嘗十年
卧起有常日忘疲憊笑嘖不苟人憚威嚴法誠叟之
潛心此志弗欺乎暮夜繼考亭而論學其功自勉以
聖賢雖博士田貧常爲孤寒而分俸縱廣文瓊冷且
多宗黨之待炊由是婦孺知名士民懷德及告歸時
自庠門達水次衣冠餞送者數百人雖䟽廣之出都
門指紳祖道侯霸之去淮郡耆艾攀轅不是過焉謹
查名宦有政績彰著鄉評允協者例應入祠祭祀今

公雖屬閩曹實多善政輿論之稱揚無間賢宮之教
澤常存伏望請

憲臺用光廿四年之嘉績轉咨

大部俾分千百載之馨香仰見

聖朝之褒德無虛風生泮藻闔邑之去思彌遠蔭在甘棠
擬合僉稟叩乞察詳以昭典禮藉慰下情激切上呈
加看申詳會

題請

旨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禮部議得蔡英應准入祀名宦祠謹

題請

旨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奉

旨依議欽此

請卹大陳庄殉難申文

沈起鶚

案奉

督憲札開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據江山學附生汪
敦厚稟稱爲籲求補請

賜卹以慰忠魂事竊生籍隸江山縣住居縣屬北門之大
陳村咸豐八年石逆竄陷江邑直撲生村闔村團練

江山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奏疏

三

堵勦兼施猶復相持七晝夜後因大股驟至眾寡不敵遂於初八日卽被闖入團丁陣亡者百餘名男婦或被擄不屈登時遇害或投繯自盡同時殉難者亦屬不少旋於六月間賊遁後當經生村紳耆稟明前縣尊徐轉詳議卹有案緣徐縣尊旋卽卸事此案曾否轉詳無從查悉伏思該團丁等同心殺賊猝遭死亡實屬深明大義忠烈可嘉情殊憫惻急應爲之請卹不便使其淹沒可否仰祈札飭江山縣查明詳辦以彰忠節之處出自恩施等情到本部堂據此除批候卽札飭江山縣查明詳辦以慰幽魂繳等因印發

外合行札飭爲此札仰該縣卽便遵照查明詳辦毋違切切等因遵經卑職諭令該村紳耆秉公查覆去後茲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據大陳庄耆民汪位廷縣丞汪膏訓導汪敦厚生員汪秉癸稟稱切耆等奉憲團練於咸豐八年三月初一日髮逆竄陷江城闔村齊心殺賊斬獲甚多迨初八日該逆大股驟至眾寡不敵團丁陣亡者百餘名婦女節烈遇害亦多當經稟蒙轉詳在案本年夏月間復懇查案詳請茲緣當時殉難情形未經分別呈明理合分別赴案再稟併將十一年陣亡團丁及殉節婦女實在情形開列

名單伏乞電核恩賜分別專詳以慰幽魂生死均感
計具清單一紙等情到縣據此卑職查看得江邑士
歌且鬼俗強甲於三衢民歎屋烏城破丁夫四次當
咸豐八年暨十一年間城鄉各庄痛分離於比戶張
弧載車明守望於井田堅壁清野其間北鄉大陳村
汪姓居原聚族志合成城說禮樂而敦詩書大節不
虧於士庶執干戈以衛社稷孤忠自効夫童殤臨敵
捐軀識成仁之不易闔門殉難知視死之如歸巾幗
有鬚眉志不亞挖睛割鼻漁樵談節義事無殊飲血
椎心洵皆一邑之完人實秉兩間之正氣宜標青史
以慰丹忱曾經卑前縣徐令據報彙冊轉詳未蒙議
卹茲據該紳耆查明咸豐八年死節實在人數分別
紳民婦女併將遇難各人逐一聲叙前來卑職覆查
無異理合備文詳請仰祈察辦施行

江山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三

文辭

記傳

薛侯去思碑記

明萬曆五年

徐霈

古人有言龔遂之買犢一郡之三代也魯恭之馴雉一邑之三代也夫三代之治超軼古今若龔若魯一郡邑之良耳後之論者躋之三代之隆以是知循良之治自古為難乃今觀於鳴宇薛公儻所謂龔魯之儔非耶公膺簡命出宰江邑江擁浙上游山峭水激民俗果悍號稱難治邇因島夷礦盜煽孽隣壤羣蠹乘之編氓益梗遂用弗靖余見

田邵養齋二公相繼牧守殫心撫循甫克康乂公整飭官
常剔除民垢夙夜罔倦法令齊一毋苟文具時方有墾田
之役弊端叢委當事者欲速其成公寬限而審覈之宿弊
盡釐卒以就緒江俗負氣而好訐睚眦之怒輒誣以格殺
伺公始政相煽以眩聽公具燭隱慝摘其一二大憝痛懲
之他邑之獄有不決者當道屢委讞之理幽伸抑訟者胥
服歲比荒歉積誠露禱不遑起居又請官錢平糶儲粟以
賑貸之故民不枵腹而旱不爲災步鰲山水其流峻急自
通賢門入循渠而達北滙於溪渠道多爲豪家湮塞每霖
雨決旬則浸灌廬舍往來者率褰裳以濟公復其故道而
濬導之民甚稱利公操履端方性資耿介苞苴私謁不敢
至庭貪墨豪右之黨尤所屏斥暇嘗下學必課文會講剖
析疑義指示爲文之標的故一時士類喁喁嚮方保伍鄉
約行之旣久法弛弊滋申令舉行剽竊潛踪強梗循軌其
所以奠麗率作吾民者類如此天子深嘉擢爲巡按御史
髦士父老遮留弗克然戴公之政如一日相與鳩工鑿石
建亭立碑於分司之側因次公之德政書之石以垂久遠
後之傳循吏者有徵焉

易侯生祠記

明萬曆十六年

黃汝良

懷棠祠江民懷邑侯易公而建以尸祝之者也祠在步鰲

山正學書院之後上倚巖石下俯文江人烟萬井環列仰
眺儼若公之常坐堂皇而臨蒞之者祠既成邑父老子弟
相與祝其上而祀田未備懼無以垂永久屬郡大夫鵞湖
李公兩視邑事內美公德外晉輿情於是嘉與士民拓田
奉守仍諭新尹紫垣張侯竣其事侯歆仰規畫悉象公指
以故一時爭輸恐後凡置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伏臘適不
佞之燕道衢門人蔡惟範等授簡不佞記其事不佞得爲
李公倩素熟三衢故事聞公治狀甚具公故常守御史臺
風裁峻整號爲賢使者會以他事左遷江山令始江人懾
之公至獨循循爲理其言曰御史務在激揚宜一切以柱

後惠文從事令乃奉法循職耳且吾終不薄令而棄民故
其治要在坦易而廉平諷咨民瘼起便除害使人人得所
欲邑無問士庶寔有賜糶有恤鰥有娶以至顛神澍魘妖
鷲清丈田稅以汰宿弊積年黽僧無敢窺牟者致庭無宿
讞野無捐瘠歲稔物阜乃開文明池剏文昌閣諸士奮興
藉以起家高第接踵於公車斯不亦悅安強教愷悌父母
者哉世之遷客傲吏往往厭薄卑瑣視令若不屑大率秦
越其民民亦秦越報之乃公之秉憲嚴重若彼而其爲令
優優若此此殆中心惜怛而百世之仁已蓋畏壘大穰庚
楚祠焉凡以報有功志不忘也固有血氣之所同也以公

之爲德於江固宜永永食報弗絕後之觀是祠者感江人
報德之厚而思所以及人之深其亦足以風矣不佞乃不
辭而爲之記俾問俗者采焉

翁先生去思碑記

明萬曆十九年

陸可教

見溪翁先生得海濱鄒魯之學以閎抱醕詣推轂闔土及
授江山諭立規條率弟子務在敦倫常誠心意培節氣戒
靡隨黜浮崇恪先行誼而後文藝申飭鄉射祭饗咸悉追
初制嚴覈校課出俸爲餉有寒餒不給葬娶不迫請學租
賙之歲連饑先生蔬糗自節推食餒士時條陳荒政曰閭
閻之枵腹尙得頽首求殮獨衣冠槁立者旣不能出汗力

以療口又不能捐廉恥以苟生所賑宜在民先當事者感
動濟特厚有負冤蒙辱者覈其狀力白於郡邑及申行古
禮明正學邑之風習以變文運日隆適擢授延平郡江人
士乃植石於明倫堂以誌不忘不佞有感於先生而深尤
世之官校序者漫處其地也當漢任律令刑名董賈輩憂
之遑遑陳說王道在興學校正博士官修舉禮樂教化考
漢中葉風移俗易彬彬三代風是詎無本哉今烈士籍者
稍負岐璋輒薄俎豆爲不足若先生之身任世教而悉心
造士端表維風非以道守官不隨世流者哉後之立此堂
者無漫視其官而虛國家化成大端也

薛侯祠記

明萬曆二十二年

西安

徐一楨

賓楮

祠在江城北江民感侯德而樹之以傳世世者以徐正節祠爲賓以余邵二公祠爲隣縉紳過是都者諷其愷澤靡不式而歎曰此真父母生民者模楷也維時郡大夫鶯湖李公邑大夫紫壩張公嘉民之久不能忘而益重侯德之人人者深愛以爲事命記之余與侯契知侯治爲甚悉侯性度廉平才算精敏初蒞江時嘗揭示曰理民如理苗欲苗之茂必先耨其害苗者故意在煦嫗振刷先焉江俗故刁獷動以睚眦小忿構結大獄執牘之吏久從利其陷遂令壞賢者接踵侯深燭奸欺以片言折之而曖昧立踣賦稅輸納包攬侵牟而管鑰乾沒侯痛摘夙弊仍立緩征調停之法凡豁鬻貸而賠國課者不啻數百十家且此時務如蝟起而侯愛民造士之心殷殷不少置立保甲建義倉申鄉約獎節孝揚隱逸時詣學宮挾輿講藝立會設餼躬親品題有校士錄以行於世他如禱雲壘甘澍隨車民頌之曰薛公霖行街衢疏壅拯淖民頌之曰薛公河皆班班可書者侯之爲政大都期便民不恤不韙則蠹不畏強禦見人肺肝不傷於苛憫人誑誤不淪於惕應紛拏繁劇不辭劬瘁居官數年行李不能易敝篋以故中外震肅比戶可封當時清丈有碑恒愛有錄薛神明有謠傳至今一衣

一粒之安享一子一女之畜衍一俊一髦之奮興與夫一
作息一出入之熙熙愉快者咸歸侯之盛德培養有以也
夫塗民之耳目者上下秦越相視不可勝數安有如侯之
感民民之戴侯愈久而愈不忘者余故樂爲之記以俟傳
循吏者採焉

養齋邵公不誼碑記

明趙鏗

公蜀都夔人也諱仲祿登隆慶戊辰進士初拜令江山膺
內召已七載矣父老子弟思吟日起其教化風聲在人心
者若一日朝侍御霍岡易公令邑首以是請遂植碑於泮
宮之左題曰不誼托衛風遺咏也屬余筆其事而鐫之余

曰侯天下士也昔召司船九江秋毫不浼除舊船於半商
民父之搆洗心亭勒功江澗聲滿朝野卽推司天銓世仰
貞白當有太史筆之者余無遠引略誌其令江之蹟以風
來世侯性廉介鳩視勢利卓然有激濁之志治江剔污弊
罷冗力抑靡度口不兼旨體不重帛尙德勸義貴囑豪賂
之風熄約老幼士庶於鄉月諭而旬勸有服義敦行者獎
不率者警民爭向風途揖讓戶仁義當宿稅禍民境多流
散乃舉清理法民樂更生又收其閒田租二百石籍於學
歲調之士及給繕宮宇月校士者三有餼有勞躬親面訂
肯肯發聖賢大旨凡此蒸動駿澤皆根於心率於身而淪

於民之肝腑培於民脈垂之山川耿耿而不磨者也他若
遷啟聖祠而廟制崇開四門墟而方物通崇正學君子有
所勸小人有所恥者奚愧於衛風所咏哉故碑之宮墻非
曰誌思樹師的也後之履斯庭誦斯碑者惕然師公於百
世上斯碑之補於風教者豈淺鮮哉

張侯懷德亭記

侯官 翁正春

士才在宇中爲氣化符徵陶植振育以長其才猷全其節
義使出而經國庇民砥礪世道良有司事也江山昔稱才
藪無論藉載諸賢哲以正學大義昭揭百世卽嘉隆間名
彌萃興天下且藉藉焉紫垣張侯令邑先軫民隱息憊役

獨冗課汰積奸布利剔瘼百類具舉悉心造士約文課於
序堂嚴規優餉熟校而精別之寔賑以粟帑助以婚葬表
孝旌義激勵其行且深爲氣化慮度山川之勝而鞏其邑
脈重構明倫堂新宮廡相邑北缺捍亟爲建塔是侯於士
也振文藝以立其基布惠澤以養其廉隅修山川以培其
氣化於心力不殷且周哉適擢召庠弟子員相謂曰自令
邑來育才若侯希邁也弗誌何以示不忘迺琢石構亭於
文明池上屬不佞記之不佞以家君常諭是庠時趨省稔
侯殊蹟遂願然曰令所職邛乘校序以養民教士兩者相
濟春秋稱子產衆人之母以能養之不能教也夫士爲邦

國賴方阨在莽澤中猶嘉苗芳莖弗灌而培之則萎矣惟
良有司匡直汲引全其氣展其抱使出而上幹宗社下惠
羣生其資於養民者顧不鉅耶近世吏類薄令而郵旅其
邑則視學校人才之隆替何啻秦人肥瘠今侯爲國育才
殷於爲家人子孫謀他日有奮文章負節義而起光燭天
壤翊宇宙之氣化者侯所遺也侯之急民務與造士類若
建義學起社倉申鄉約正禮俗鼎造正堂翔藥皇閣疏水
利布荒政修大義祠正學書院而遷置其田枚枚皆不朽
圖已載於仁政錄去思碑爲士氓所謳吟而尸祝之矣是
爲記

姜肖谷廣文海甯去思碑記

陳揚明

方今智愚共冶利鈍聚域鼓鑄搏掄俾顧化無敗羣重在
守令乎師表乎讀周官設庠序聯師儒以離經辨志闕三
載而知類通達然後可化民成俗師表實藉令功半矣揚
明奉天子命沿海昌竊有志興教化自揣無文翁武子之
德約結未遑居常深念曰安冀得如蘇湖共翼重肩下車
接廣文諸先生皆有道仁人也輒然姜君肖谷尤端正樸
謹大是葛天駮之而木雞乎杜德機乎徐之而金相玉質
乎習處狎主扣之而腹笥武庫乎暇時與長水李君雲麓
倡和春深詞汪洋灑瞥吾驚怖其言如江河之無極乎有

詩籍行於世惚恍貌沈宋其談經析理撫古抽今言言入
元聽者解頤木樨風傳玉塵揮指不啻生公說法參證無
上法門石自點頭也淵源家學蓋不虛云立身嚴整坊表
以禮義名教爲宗多士心儀之被於海昌浸浸化滴爲清
湧却昔日難治聲夫學校有師表賢士之關眾庶所風也
不模不範士奚則焉士不率則民其煩矣守令卽日繩三
尺鞭其後曷益是師表大有裨我吏治也予沾沾私自喜
藉手報命矣主爵廉君善狀超擢河南歸德府授河南古
中都地盛衰關天下治忽非得君模範不可歸德者意取
歸有德也顯標有德以公之天下海昌人士安得私之子
亦安得私之余今有人觀之行矣三年奏績無寸善可自
述恃有君師表在倘主爵者詢及君德行文學何似可以
速肖海昌人士乃爾予將昌言之計且寵以蒲輪徵三老
五更裏智愚利鈍人大鑪錘中化民成俗豈局在海昌局
在中都地諸士去思轉自輾然奚獨余哉因諸士請記之
石姜君諱尙賓字用光別號肖谷浙衢之江山人

國朝

鐵井闌記 康熙四十六年

宋 俊

讀易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而竊歎黃寓庸之善於談易
也其言曰孔子韋編三絕之後至元龍有悔喟然曰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至困而亦喟然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一則得意之極而知失故常得一則失意之極而知得故無失旨哉言也然愚又讀序卦傳而得其解矣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木上有水象謂養而不窮而象以勞民勸相釋之嗚呼深哉愚於丁亥夏抵須江蓋三十年前繕兵之地也謁先聖於學宮拜且起瞻顧旁皇有風景不殊之感繼飲水而甘以爲殆汲諸流泉者有一小史髭而皓進曰是井也在壞墻之西偏越視之荒榛蔓草若有歸然現頭角於中者則一鐵井闌在予環視大駭而歎此物之不與鐘鏞鼎釜鑄而

爲礪鑄而爲丸者必有造物以主之而非人力之所能藏弄也俯而思仰而吁曰九三之爻命之矣解之者曰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恻則可用汲矣施與受並受其福者微高宗之夢賚則霖雨爲版築之污泥非穆考之後車則磻溪亦釣徒之腐水然則無禽者時舍也射鮒者無與也逮鷺之食之而歸於勿冪則出之有源而應乎無窮井之時義顧不大哉雖然井道不可不革也闌亦無所用之烏乎鐵

新建廣益齋記 康熙四十六年 山陰 呂光祖 耀公

嘗考邑之有黌校也於司鐸外例設東西二齋以佐之法至善也

國朝省其一而兩齋亦燬康熙甲辰裁教諭以訓導兼丙辰復舊制然自闡逆之變學宮淪於馬肆官斯土者率僦屋以居歲癸未余捧檄至此僅有敝屋數椽依於講堂之右乃稍葺之以蔽風雨顏其額曰集思又數年始於東偏締構三楹爲燕寢之齋額曰廣益華則不足樸乃有餘甯敢效衛公子之居室哉亦聊以容吾膝而已按邑志學齋廡建於明之嘉靖實邑侯陳福清任之嗣後興廢不常亦無有人起而仔肩其事者余不敏不能爲芹苴生色第拮据經營歷有年所而洎於落成之候始覺日計之不足而月計之有餘也姑爲之記

京都江山會館記

明天啟三年

邑人

徐日葵

著

天啟癸亥九月既望新館成維時鄉紳梓戚咸造焉舉觴酬賀談及不佞功不佞則避席謝曰以天之道須江之靈薦紳耆碩之力獲報成事不佞何功之有雖然無言今日請言往日於是座中悉颺言曰吾邑先大夫或筮仕郡邑或晚秩台衡或出入京華迄無常趾嗣牽車服賈者間一二至焉豈有待未遑與館之議自毛子應麟始慕義樂輸者踵相接第居城東偏制故庫小天意與之更新而藉手子大夫卜居城西厥地爽塏厥材孔良且念力詘舉盈復捐貲五之一以襄是舉館用告成敢不拜嘉不佞復舉觴

謝曰嘻有往日乃有今日有今日仍有異日今者藉梓威
 以竣役與有榮施若夫修葺之恢拓之責在後之君子且
 吾邑江即雄轟須水逆環客有道經吾邑者謂其間必產
 奇士後來度越不佞者指不勝屈邑館可藉以不朽矣因
 劇飲盡歡蓋筆記之

京都江山會館碑記

乾隆五十七年

天津

邵玉清

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以言
 京師首善之區為萬民所瞻就也詩又曰惟桑與梓必恭
 敬止傳曰賓至如歸以言鄉誼之不可不敦而客舍之宜
 預圖也然則會館之設不亦猶行古之道哉我

朝文教光昌武功震疊凡通都大邑士紳往來停驂於斯
 者莫不羣居萃處語言情誼如未離其鄉焉緊惟邑有會
 館之故須江當衢州之衝地為入閩之要區宣武門外香
 鑪營頭條衢為江山合邑會館所以惠及同邑之人者
 意良厚也等於乾隆五十二年建議各出囊資契置徐姓
 房屋一所計二十二間坐落甯字□□□□□□□□□□
 □□□□□□□□□□山川鍾其秀氣人物發其英
 華每當鄉會之年歌鹿鳴詠鷹揚而來者指不勝屈可不
 預籌甯宇俾免僦居散處之慮乎先是現任廣東右翼總
 鎮黃公大謀嗣是赴都中者樂成人之美咸捐金輸助以

爲修葺繕完之資又得若干數庶免風雨剝蝕土木朽壤之虞而茲館可垂諸久遠矣夫始基旣立固見創造綢繆而踵事增華是在後人之式廓須江董事黃大謀黃瑞毛秉剛毛鶴籌周開第等屬余記其事余固樂爲表章盛舉且書捐輸姓名於碑陰以示不朽卽用爲來者勸也是爲記

省會須江公所碑記

邑人 何咏梅 雪堂

杭爲東南一大郡士人輻輳商賈雲集蓋會集之區也凡各鄉應試省垣暨貿易斯土者置舍其中以爲往來憩息之所謂之會館稱美舉焉吾鄉須江浙之上游自潞溪以達錢江計程將六百里舟楫無恙共慶安瀾使非有安居以棲止之不幾動離鄉之感乎今構館於杭之江干實此意也余嘗讀周官之書見三代之世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悠然想見其物產豐饒人民和樂舟車所至異地如歸非但風俗之茂經畫之詳實由上之人正民之德厚民之生任之以九職頒之以十二事其大者則有候人掌客授旌節以迎送之矣而又慮小民牽車服賈野宿堪虞於是安商旅之政相賜相恤所至獲安而無行道之苦焉然則今之寓於斯者當思

聖天子德恩汪濊無微不至以故百靈效順六合同風市
廛之間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凡吾儕之得安業而樂生者
其由來豈偶然哉廟凡數十楹前臨江干後倚河側穹隆
高寬規制粗具自嘉慶戊午捐金創置葺而新之嗣又歲
入商捐續增產業不特來斯貿易者有所棲止即勤王事
者經此亦堪以資晏息凡我始事諸君其志誠足尙也後
之附其役者亦頗竭力效能與有力焉此余所以樂爲記
也

文溪書院新置萬青山庄田碑記

乾隆四十一年

宋成綏

從來善作不必善成非事勢有必至人心不足以持久也
惟守之以誠精明強幹者爲能積久而不弛文溪書院經
始於宋君雲會廓而大之則雷君士佺斷歸訟田絃誦有
資藏成在余經畫既定衆善欣助則毛君鉞實專主其事
焉弗制以官弗擾以吏以邑善士所出以善邑士立法善
已然而爲之甚難田畝不一其處佃戶不一其人出納不
一其期催收穀碩擔運崎嶇雨霖日炙疲茶已極脫遭歉
歲更逢敝戶時繼舉羸先事之謀倍勞心力故短於才者
不能爲有才者亦不肯爲而毛君則不憚爲之不特仍歲
無乏且謀所增益以補不足使更爲之數十年其規模又

當何如哉夫力出於眾則易成事歸於一則不紊毛君約
豐歎之通而爲之計擇人而分其勞銖金粒米無敢私故
數一切經費月要而歲會必覈其實故出

課

則盤餐供頓出諸君厨婢僕執勤奔走給使如家事故用
不濫蓋惟其好義之誠果於自任不避怨嫌而一出於公
正廉潔故能始終如一也毛君敦族誼重然諾豪駿伉直
人有不可排之難得君卽解家非饒裕而邑有善舉必先
眾諸皆倚君以辦無論賢愚識與不識莫不以爲江山巨
擘焉今修邑志甫竣而君遽沒行道之人靡不太息余媿
未能以其行誼列諸傳以激揚風義因諸紳士請植是碑

附述君大畧以眎久遠庶後之輯志者亦有所稽云

孝婦汪氏救姑記

蔡英 東軒

江邑南城民徐國祥之妻汪氏北門汪伯友女也翁早逝
事姑甚謹姑病癱危篤氏封股以療姑壽復延五載舉家
人無知之者今十一月二十五日氏病已絕鄰之唁者數
輩矣忽甦而語徐自道其療姑封股之事且令子婦共視
之創痕猶在少頃乃瞑矣徐積志律典封股卧冰均不予
旌表然如氏之情切愛姑無可如何而出此且隱之終身
至死而不以告人其志亦大可憫矣迨既死而甦而後言
之此非其卒欲人知乃天之鑒之憐之而不忍沒之也抑

或特彰顯之以教孝也故爲記其實而贈額以表其閭曰
孝婦之門

須江各姓平糶記畧

蔡英

歲壬子江之鄰邑廣豐玉山均以飢資糶於江而江歲亦
不甚稔癸丑夏初二麥歉收五月中旬米價騰貴其素稱
殷饒積粟諸家多於春杪糶賣倉廩一空貧民有資錢攜
橐奔走街市而不得粒米以歸者眾惶懼不知所出城鄉
諸族好義士爰倡議設厰平糶旬日間遠近響應其貲或
舉族量力輸捐或一族中竟由數家獨任有儲粟者卽以
粟輸無粟者捐錢向龍游蘭溪桐廬各邑購買轉運并有

附述君大畧以跡久遠庶後之輯志者亦有所稽云

孝婦汪氏救姑記

蔡英 東軒

江邑南城民徐國祥之妻汪氏北門汪伯友女也翁早逝
事姑甚謹姑病癱危篤氏割股以療姑壽復延五載舉家
人無知之者今十一月二十五日氏病已絕鄰之唁者數
輩矣忽甦而語徐自道其療姑割股之事且令子婦共視
之創痕猶在少頃乃瞑余嘗稽之律典割股卧冰均不予
旌表然如氏之情切愛姑無可如何而出此且隱之終身
至死而不以告人其志亦大可憫矣迨既死而甦而後言
之此非其卒欲人知乃天之鑒之憐之而不忍沒之也抑

或特彰顯之以教孝也故爲記其實而贈額以表其閭曰
孝婦之門

須江各姓平糶記畧

蔡英

歲壬子江之鄰邑廣豐玉山均以飢資糶於江而江歲亦
不甚稔癸丑夏初二麥歉收五月中旬米價騰貴其素稱
殷饒積粟諸家多於春杪糶賣倉庾一空貧民有資錢攜
橐奔走街市而不得粒米以歸者眾惶懼不知所出城鄉
諸族好義士爰倡議設厰平糶旬日間遠近響應其貲或
舉族量力輸捐或一族中竟由數家獨任有儲粟者卽以
粟輸無粟者捐錢向龍游蘭溪桐廬各邑購買轉運并有
人夷憚而不競往往俊人逸士生於其間毛君者備之江
山縣人少讀書爲學不自達於有司乃去學賈行止必端
取與必慎儕偶咸推之以起其家君無嗶啞出內之習嘗
自恨廢學故課二子寒暑受書二子遂能文咸豐八年之
春粵賊石達開自江西竄浙境上仙霞嶺有兵扼之不得
上乃間道入江山君素爲里黨推敬有司任君練集壯勇
子弟千人君遂將之數戰山野間賊少挫當是時浙東諸
郡戒嚴省城震動而江山蔽其衝諸郡邑杌隉守禦無能
爲江山助者君轉戰於野外賊大隊逾至眾潰城遂陷賊
大焚掠君時收餘燼於山谷中謀收復爲賊所偵顧賊已

踞城街君甚百方羅得之君義不受辱不屈而死既死賊
眾驚歎予以棺寘神祠中六月縣城復君妻子乃得歸始
知君死狀易棺以殮盛夏顏如生其妻乃慟哭殉君也予
視學入閩溯江至其地兵火之後逆旅無所館於其家同
行友人得其事以告其子泣血匍匐來乞爲表幽之文予
哀君抗威不辱義氣之大感動豺虎倘所謂匹夫不可奪
志者非耶君名贊行祖鏡縣學生父鶴仙監生卒時年六
十歲妻嚴氏哭君繼喪子鴻泰翰藻方讀書予見之樸而
有禮知君之教也君居鄉行事多可稱今志其大者銘曰
三峯離立江郎之山如古丈夫端委佩環彼都人士毛君
人夷憚而不競往往俊人逸士生於其間毛君者衢之江
山縣人少讀書爲學不自達於有司乃去學賈行止必端
取與必慎儕偶咸推之以起其家君無嗶啞出內之習嘗
自恨廢學故課二子寒暑受書二子遂能文咸豐八年之
春粵賊石達開自江西竄浙境上仙霞嶺有兵阨之不得
上乃間道入江山君素爲里黨推敬有司任君練集壯勇
子弟千人君遂將之數戰山野間賊少挫當是時浙東諸
郡戒嚴省城震動而江山蔽其衝諸郡邑柝聲守禦無能
爲江山助者君轉戰於野外賊大隊淹至眾潰城遂陷賊
大焚掠君時收餘燼於山谷中謀收復爲賊所偵顧賊已

江山縣志 卷之二
踞城街君甚百方羅得之君義不受辱不屈而死既死賊
眾驚歎予以棺寘神祠中六月縣城復君妻子乃得歸始
知君死狀易棺以殮盛夏顏如生其妻乃慟哭殉君也予
視學入閩溯江至其地兵火之後逆旅無所館於其家同
行友人得其事以告其子泣血匍匐來乞爲表幽之文予
哀君抗威不辱義氣之大感動豺虎倘所謂匹夫不可奪
志者非耶君名贊行祖鏡縣學生父鶴仙監生卒時年六
十歲妻嚴氏哭君繼喪子鴻泰翰藻方讀書予見之樸而
有禮知君之教也君居鄉行事多可稱今志其大者銘曰
三峯離立江郎之山如古丈夫端委佩環彼都人士毛君
無愆幽宮沉沉安茲九原

毛諫議傳

宋史

毛注字聖可一字聖遠衢州江山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
富陽三縣皆以治辨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
史詔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
今士大夫方寡廉恥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卽以爲主
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
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遂夢得
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
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

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葺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罪惡積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求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罪挾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矣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概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

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畧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多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

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失大臣體罷提舉洞霄宮
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正節徐先生傳

劉汝鈞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
學生宋恭帝德佑二年元將伯顏帥師次於皋亭山兩刺
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臨安府北關宋臣文天祥張
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自乃帥眾背城一戰宰相陳宜中不
許而太皇太后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奉表上傳國璽以
降伯顏受之遣人奉璽表赴上都張世傑以不戰而降遂
與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入於海宋以文天

祥爲右丞相

軍見伯顏辨論不屈伯顏大怒遂被拘

留伯顏自湖州市入杭城館於萬松嶺盧原宅大宴諸將
謝太后及宋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但見天子可也伯
顏命阿答海張惠阿刺罕董文炳等遷宋三宮期會於瓜
步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宋帝拜謝禮畢
與皇太后全氏福王及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出宮時宮
室暨駙馬都尉楊鎮知樞密謝堂簽院高應松庶僚三學
諸生內侍等皆北行惟應鑣不從乃與其子鄉貢士琦崧
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
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

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
永無斃作詩云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以自
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經
德齋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
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
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
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翼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
瞳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殮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
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
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諡曰正節先生

國朝

柳待制傳

宋 俊

柳待制名貫字道傳浦江人生而穎異弱冠受經於仁山
金履祥旣而從方韶父鳳謝皋羽翱諸先輩游厯考察漢
以來文章之變化師友相資淵源不絕稍長入大都吳文
正澄一見奇之程文憲鉅夫授以古墨一九日文章正印
今屬子矣大德間以薦舉爲江山教諭顏其齋曰靜儉起
衰揀弊多士景從同里宋潛溪濂聞風嚮往受業其門而
臨江危素覆閣來訪館留者久之未幾遷昌國州學正
愍國子助教太常博士預太子冊禮與袁學士樹馬中丞

祖常扈蹕上都桓州濬水之區瀟弔者無虛日有柄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廟敢莫敢迂公毅然爭之乃止有神降於洛守吏乞加封號公謂神姦鼓民不貽將亂禮部如其言事得寢未幾出爲江西儒學提舉士風大振檄訊南康獄平反者多至正初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策進士充闕卷官左右二榜號稱得人公歷仕九朝始終一節年七十三以疾卒於官謚文肅有集四十卷同郡黃文獻潛稱其沈雄雅健一如其人吳瀾頴萊亦謂尙有歐曾舊典型森然人物照青冥也餘具元史

外史氏曰江學有永懷堂祖豆前哲學博得二人皆明產也其行誼不少概見而待制聲名藉甚與黃吳二公鼎峙浙東吾家文憲實爲高弟而邑志不爲立傳此邦人士亦無有識其姓名者愚於三百年後而適繼其席因銘其軒曰授墨以志景行之願云

方虎鄰傳

施潤章

方召字虎鄰宣城人爲諸生貧窶失志明亡山谷兵起召輒集鄉勇號義兵久之不利聞明之宗藩有稱國闈浙間者脫身走從之授兵部司務署衢州江山縣事縣交閩越道苦驛騷官又乘亂漁利自便有急則走民益病召至誓父老寬徵斂自謂官兵曹法得戢兵禁往來騎使毋暴民

毋橫索厨傳民呼真父母時 王師定浙江金華府入抗
不下屠其城師次江山人皆震恐名請事已去毋徒殘民
許父老迎師而肘繫其印冠帶北向拜曰孤臣無狀以死
報陛下自投井死丙戌八月七日也在縣僅二十九日出
其屍如生成歎曰骨冷泉香矣今置亭井上曰冷香亭蓋
縣齋之西偏也晝夜常形見官爲位祀於署民像祀於廟
左右二楔大書不愛錢不怕死蓋其視事時常牌書此六
字出則使人負以前驅云墓在城南景星山碑曰明忠烈
江山縣侯方公之墓康熙七年同里施潤章過江山至井
所弔以詩曰濯骨寒泉迥絕塵爲全黎庶不全身誰知一

月江山令竟作千秋俎豆人邑人哀思之復乞爲之傳

吳烈婦傳

邑人 毛 蒼 玉茵

烈婦姓周氏名亥貞余里吳三讓之妻秀峯周子儀之女
也年二十三歸吳奉箕箒成禮處妯娌成歡事姑嫜成敬
鄰族交羨謂吳門有賢德婦踰年三讓嬰瘵婦日侍床藥
無倦容及產一女尤自若也讓瘵入膏肓遍醫莫效密夜
禱天請以身代因女啼自訟讓始覺曰爾無過哽我自悔
以數年夫婦悞爾身若死暮年爾當別適言之舌梗婦泣
對曰君幸自愛倘不幸不埃七妾當隨君後復強顏撫摩
其女以寬讓心某月日以急事歸甯與母道讓疾輒失聲

不食未幾讓告篤遣迎辭母曰兒去此後恐不能再見母也抵間越二月讓死婦擗踊號恫投地欲殉見者莫不流涕姑嫜環護妯娌伺起居卽改容如平時午夜猶與讓屍同寢興迨易簀親爲滌沐凡紀綱殮具周身周衣必信必誠至七日暮夜有上饋塗羹之例以迎亡者隨衆出從容叩拜如禮畢還至柩前猶哭拜復遍拜姑嫜妯娌少頃婉頰自抱其女授之姑曰如此襦祿半向自如亦可漸離母也乃乘間入室自經良久姑往視驚呼殞地庶迫視之氣已絕及解上裳縫於袂下裳縫於視襪履並縫無一不密嗚呼烈矣婦之踐言於一七日者信矣及闔棺時顏色雖生不少變貞矣時康熙丙子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年二十有六以歲除二十九日同穴葬於蔡家山之陽嗚呼烈矣哉

毛立齋先生行傳

李因培

余考自來吏治惟漢最爲近古然前漢所載循吏僅六人後漢所載則十有一人而已何政治之卓卓可紀者鈔也乃觀我老父臺立齋先生非所謂古之循吏歟先生自乾隆甲戌授北城兵馬司正指揮留心彈壓境內肅然時謂此門鎖鑰非公不可矣旣而被薦陞授雲南晉甯牧晉甯余父母邦也公蒞任家屬不攜祇以一子一僕自隨視當

年清獻入蜀其清風不幾與傳耶且晉地富漢東孔道民
苦差役自公下車後大憲往來一切夫馬未嘗累及民間
而又勤於聽政庶務躬親並不假饒客進賓之手服即親
至庠序激濁揚清俾士子爭自濯磨至今文物之盛猶感
公作人力云然而公之德化尤有神者曩余郡中有某自
晉甯來謁余語次及公說某夜城隍失火比屋延燒風勢
甚猛公不遑俟車披衣出救望空祝禱火遂滅余曰異哉
昔漢史稱劉昆守江陵反風滅火不圖於公今日見之真
可謂吾滇地慶矣未幾歲庚辰余奉命視學浙省正欲
臨衢而公之訃適至余震悼者久之蓋以爲當世哲人云
亡哭且爲桑梓失賢父母悲也嗚呼公今逝矣遺愛在人
心吾知必有如尹翁歸之治蜀召信臣之治南陽生有榮
號歿則奉祀者謂爲古之循吏洵不誣也

太守何公傳

帥承瀛

公諱茹連字萃拔號吉菴姓何氏宋鵬望先生之後江山
人也四世祖封襄陽太守治第市東名大夫巷迄今世其
居焉余自癸丑與公哲嗣雪堂同寓京邸憫忠寺讀書其
中晨夕盤桓愛逾兄弟時雪堂爲賢公子每述其家君宰
閩政績卓然可紀丙辰余幸捷南宮雪堂以孝廉例授內
閣中書母老乞養在籍今歲復會於浙江巡撫使者之署

離別良久得見故人快何如也雪堂出自謨其尊人行狀
余因爲傳按狀公以乾隆乙酉選拔考補正藍旗官學教
習選福建海澄縣知縣澄邑濱海洋匪出沒公擒獲巨魁
盜風大息上臺由是器重之歷任南平尤溪同安臺灣諸
劇縣所至望風懾服去任之日父老以絲帛書民之父母
四字焚香送者隨地皆然嗣由卓異保薦題補淡水同知
尋擢廣東潮州府知府潮與閩接壤公以治閩者治潮積
勞成疾遂卒於官嗚呼公之治閩也閩之人能言之治潮
也潮之人能言之奚待余言而余由數十年入於耳嘗記
於心者獨於公宰同安卸事時委鞠盜案閩之官多以緝
盜爲能盜旣獲殺無赦中有無辜株累者不知凡幾公廉
其實一一均予省釋活人甚衆其陰德非偶然也宜其後
人衣冠濟濟項背相望詩書之流澤孔長矣可不勒爲家
乘載之邑誌以俟採風者之擇而取哉是爲傳

蔡東軒先生傳

道光十二年

開化

戴敦元

壬辰之春吾邑學博蔡君萊峯以書來乞余爲其尊甫東
軒先生作傳初癸丑釋褐回籍得晤先生於須江學舍余
固習聞其官聲而又親炙其道範者也今其嗣萊峯又司
鐸開陽爲兩世道義交是傳先生之爲人宜有待余一言
矣按先生諱英字蕃宣東軒其別號也居諸暨之烏橋路

里仁庄祖蘆山公邑庠生父蕙畝公郡增生蕙畝公卒時先生甫九齡賴母錢太孺人辛勤撫育年十四五立志即以聖賢自期弱冠後家貧投徒於外從游者數十人先生先器識而後文藝時飭以孝弟忠信視聽言動之則行止偏僻者正之天資鈍劣者不苛責之諸弟子無不中心悅服乾隆丁酉領鄉薦時年已四十矣先生銳志名場非欲博朱紫邀顯榮也蓋實有爲國爲民之心故六赴南宮不第未嘗愠見於色庚戌銓授衢州府江山縣學訓導既履任凡有關於學校者悉心盡職丁祭必誠也月課必嚴也又嘗修葺學宮創建書院文昌閣工作不憚一舉再舉其

受業門下者薰陶切劘咸知砥礪各節不獨文章蔚然可觀先是歲偶歉江民艱於糴先生勸於各族平糶以周民食嗣後每遇荒饑踵行之活人無算辛酉五月衢屬水災撫憲阮委查五縣倉廩彙賑單舸往返不受饋遺七月暨邑水災專委赴原籍董璣捐賑事次年事竣回任又江邑有齋徒搶奪畜牧至擅殺人者幾釀變先生廉得其人頭目里居稟請巡道獲其魁首黨徒遂散朱大府阮中丞並欲保薦卓異固辭乃禱已癸酉夏告歸自庠門達水次饑送者盈門人送者盈門觀者咸歎歎歎息曰好官去矣甲戌年七十有七壽終於家江人士聞訃哭泣卽製木主送入懷

崇祠越二年江人籲請從祀名宦暨人籲請從祀鄉賢余詳覽事實知先生少孤不逮事父猶逮事王父嘗得老人歡又事母侍養葬祭盡禮無憾與從兄比居若親昆弟視從姪猶子所得館穀半以資之戚友有窘迫者傾囊以濟遇鄉里義舉不恤勤勞爲人排難解紛出數語剖之悉平及服官淡泊自奉宦橐蕭然不復增置一產是蓋孝友本於天性儉樸得之生成也平居著作甚夥凡傳記無關於名教者概不錄存晚年乃手集一編名曰俟探副草其人品學術畧見於是書而要以誠意正心致知力行爲實功故臨歿前一月病幾殆有與江山門人書云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蓋自道其實也今先生不可見矣萊峯尙以先生之訓江山者訓開庠余能無厚望乎哉爰樂爲傳附諸郵筒以寄之

孝子朱尙聰傳 道光六年

徐庚瑞

太學生朱公諱尙聰字作謀號南麓者 旌褒入祠孝子也其先世瓌公原籍徽州婺源至副使公遷補之西安至大受公移居吾邑南鄉長臺曾祖萬緒公祖職員孔陽公父上舍瓊公孝子係瓊公所出長嗣也孔陽公早世其孺人柴氏守節瓊公娶孺人汪氏生三子一女旋以咯血成疾孝子年方幼穉卽知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及父

病篤焚香籲天請以身代無何父卒一痛幾絕因上有重
堂勉進館粥克終大事蓋是時朱姓一門兩世孀婦矣先
頊公未亡日爲孝子聘小清湖徐氏歸朱門爲養媳當頊
公棄世孀人汪氏又患目盲緣命完婚成服欲令徐氏得
主中饋孝子哭跪母前曰今不孝抱痛終天何忍踰禮從
百容俟服闋未遲也一切飲食起居孝子先意承志徐氏
亦勿離左右服勤不倦人咸謂朱家有孝子兼得孝婦矣
嗣終喪成室夫婦相敬如賓而其事母兼事祖母事姑兼
事祖姑兩人益加敬謹歷二十餘年無敢少懈以故二老
皆得享其壽康母遲祖母一年歿孝子葬祭盡禮泣血三
年有子羔風焉其平日與徐氏朝夕定省冬夏溫清交相
勸勉惟恐不盡至若勤儉持家俾弟妹均得婚配教養成
人特慰親心之一事耳聞公生平效張公嘗書忍字恐所
行不檢必貽父母憂此非舉足不忘親者能如是歟今者
孝子孝婦亦既往矣而其人其行深入乎人心族戚爲之
請旌 聖恩予以褒獎士大夫聞之有不翹首企慕悻
悻心動者非人情也瑞居戚末與先生之女孫壻鄭大培
爲外兄弟嘗於外祖家獲晤先生聆其言論心甚欽之因
悉先生暨德配之懿行獨詳適先生三嗣世流屬瑞作傳
瑞不文援筆而誌其一二以俟後之採風者取焉

鄭太守傳

道光二十一年

開化

陳芝齡

公諱廷望號傍軒江山人也由鄉貢官至刺史幼時天性純篤成童卽奮志詩書曾受業名進士周方熾先金門勤學不輟封翁見功名念切令援川運例授同知銓選山西到任裁陋規絕苞苴杜私謁上臺威器重之越三載署大同府篆奉檄賑飢時道殣相望公出俸囊施棺木掩遺骸惠澤及泉壤焉等

聖駕巡幸五臺山委辦千佛洞

金燈寺古南臺勝蹟得瞻

天顏

賜緞足次

年復以解餉入覲又明年脩渾源州城告竣陞貴州遵義知府士民攀留不得製德服民心額爲頌猶古甘棠遺意也至遵義值征勦緬匪綏陽令因公呈誤公以失察屬員効力軍臺回籍時堂上鬚鬢皓然雖去官猶逮終養意泊如也迨乾隆庚戌晉京祝釐蒙復原職自是遂不復作出山想矣居家惟延名師訓子孫尊師重道之誠近今罕匹齡於嘉慶庚申應公聘主西席每接見道及曩時故舊劉石庵姚秋農諸先生恒心折之蓋重其人非以其官也晚年尤喜接引後進談論古今至老猶不能自己今歲辛丑去公歿已三十餘年家孫瑞麟明經以狀乞爲公立言余按生平行事可傳者未易枚舉若夫樂善好施望重鄉黨在公猶微焉者爾因樂次第其事以書之

徐元和傳 同治七年

嘉善

許汝璜

徐元和原名起華字榮春號靜軒宋狀元元杰公裔也世居江山雙溪之株樹村父各升邑增生字斗章號麗垣品優學粹性好善教子有義方元和其長子也幼穎異束髮受書隨父就讀於外道光戊申補弟子員咸豐辛亥食餼鄉校嘗語人曰吾人讀聖賢之書當學聖賢之行文藝末也豈沾沾於科第爲甫五歲生母楊氏歿賴繼母邵氏撫養元和事之如生母邵氏嘗患鼻衄親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累月弟二人志和謙和均受學焉元和循循善誘二弟皆篤於學謙和有聲庠序其孝友性成人無間

言生平善交久而能敬於鄉黨豆觴無犯而節操謹嚴取與之間一介不苟好善克承父志曾手輯訓俗遺規一書梓以勸世同治元年粵匪竄擾江邑東南一帶荼毒最慘民食無濟偕同人集厚資並向鄰邑勸捐以賑活人無數是年撫軍左公統師援浙飭立同善局二年令捐賑龍游三年龍邑以下漸次肅清復於建德桐廬二縣設局賑濟與周登瀛諸人同司其事積勞成疾在桐邑蔣家埠扶病歸未抵家於衢郡邸次卒生於道光辛卯正月初二日巳時卒於同治甲子六月十九日子時年三十有四娶王氏子一尚幼聞者惜之時撫軍知其事檄學同周登瀛立傳

載志以傳其人

論曰昔人有言國而忘家公而忘私求之縉紳中尙難其人况元和一諸生耳國計民生本非其責卽旁觀袖手亦孰從而非之而乃急公赴義不惜其生賢已或曰樂善不倦而竟暴卒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余曰不然天與人以善名及與人以富貴壽考孰重而孰輕耶是以沒世無稱君子疾之脫令天永其年縱躋科第躋膺仕百年且暮生榮歿已與草木同腐何能以鄉里善人見稱於後哉嗚呼試以余言質之徐生亦可以無憾於地下矣

祝東山先生傳

同治十一年

閩縣

王彬

先生唐高士也諱其岱號台峰別號東山世居江陽梅泉性間靜淹貫經史弱冠選明經以文名弟子自遠至者甚眾刺史周公元善奇其才力薦於朝聘三至辭不就周公知其志不可奪益相友善並遣子從學未幾武后當國周公亦引退尤服先生之識其室盛時山林隱逸雲興霞蔚而世慕先生盛名亦以高爵厚祿相期許先生弁冠草服晏如也愛江郎峰山水奇秀結廬其下講經談道至耄期不倦親見二子四孫皆貴顯尤徵積善之報其後人以江郎峰爲先生遊詠之地卜葬於其下迨明季多故及國初耿逆之變數十年兵戈蹂躪墓始失越二百年元生

裔孫附生祝敬敷輩稽諸家牒求遺墓不得與周姓構訟
不已牘幾盈尺歲壬申余宰是邑集兩造於庭委曲開導
為定地立碑建亭開明寺前右邊離石磅五尺離右牆腳四丈九尺讞乃定噫先
生往矣先生之風固可與江郎並壽也顧湮沒已久而微
有以顯隱有以彰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謂非先生之灑氣
精靈自能流行乎天壤而罔漸滅豈可得耶時方修邑志
爰為之傳俾後之學者知邑中有此隱君子云

藝文志四

文辭 序 贊 銘 書 跋 祭文 誄詞

送鄭惟泰之江山丞序

宋 曾從龍

鄭子惟泰之倅江山也凡同年契家咸惜別贈言拳拳懋
勉期無負君相升秀職任之意此朋友之倫切儆規誡之
道余不敏不敢默讓夫官人者必論賢能任以子民之職
職必求稱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父母者赤子之天也竭慈
愛則易使躬輔翼則易教心誠求之則易保故欲正其民
先正其己猶夫發矢者必先直其志君子曰賢父母矣父
母賢則子賢吏循則民循哉然為縣令為丞官職雖長貳

而政出一體昔崔斯立丞藍田哦松之政稱曰丞哉第五
珂丞江山官至宰相鄭子恬德博愛知不負丞必矣江山
百里耳奚足以淹賢者耶

丙丁龜鑑序

宋 柴 望

臣望聞以銅爲鑑可知妍醜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以古爲
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係億兆之休戚其於歷
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警省
之功深而是非之鑑明其裨益於治道可勝言哉昔唐仇
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當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

儒士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爲計不
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
哉臣區區忠赤無以自見每有發不恤緯憂宗周之心况
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殆如杞人
憂天不遑甯處臣不佞遂遍搜諸史竊惟是歲爲厄從古
而然帝王之世史籍畧而不書今自秦漢以下數之至於
五代爲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
載災異變故不可枚舉獨漢延禧丙午朔日有食之晉太
康丙午丁未朔日皆食信乎陰陽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
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變異之來未有不

兆於人爲者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異疎帝王以後格
心無術則變異密丙丁之厄皆厄也其厄於延禧者以延
禧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朝邊
徼之厄中國也臣故採摭其實目曰丙丁龜鑑釐爲十卷
卷各有事專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瞭
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
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
根於理必以是書而盡見且知人主不可一日不觀史也
臣故總其說而爲之序

送柴仲山歸田序

宋 何中行

名者人之所忌也京師衆大之區如溟渤鄧林何所不有
要不過爭名與利耳然君子爲名小人爲利今世競冠幅
袖號爲君子放利而行溢於小人其能以名自見者幾何
歌酒陷其半博奕陷其半惑異鵠而評於虞人總總也其
能以名自全者幾何故真狗名者必冰雪刻厲風雲翕張
特立而不可陷沒宜其爲人之所忌也吾友 石仲山素
以特立名其才足以矚餘子其氣足以吞王公所不爲一
介不易所必爲萬牛莫挽蓋卓乎達人矣乃元日以丙丁
龜鑑進養緯一寸炳如丹如意且必有四輩趨召頓首殿
陛下盡吐其胸中之奇一旦天府奉詔逮詰身幾不免賴

天子聖明可大尹所奏聽歸田里瘦僕羸馬觸暑問途公
卿比而嘆惜者幾人朋儕聚首而扼腕者幾人見其書聞
其事相與切齒者幾人於是龜鑑之名赫赫乎不可掩然
則忌之者乃所以彰之也嗟乎臧倉毀孟子宏石殺望之
彼其於世之亞聖國之大臣猶所不恤於仲山乎尙有仲
山原有粟壺有酒架有詩書歸時却掃松陰絕口不臧否
世事破芋魁摘豆莢父子兄弟骨肉團團皆天子賜也於
是從遊最密者十有五人飲餞於涌金門外其能詩者各
以所感爲辭而中行爲之序

太學正節先生徐公序

元何夢桂

夫國之危亡必有死節然死者人情之所甚難而食人祿
死人事義有不得不然者故其忠肝義膽之所激烈雖太
華顏乎前不吾壓况嬰斧鉞蹈鼎鑊赴水火尙復回顧却
慮哉抑古今不能多見吾於戰國得一人曰王蠋於晉得
一人曰嵇紹於唐得二顏張許而下六人五代得王彥章
姚洪而下十一人如此而已宋三百年宗社覆墜於怙權
誤國者之手忠臣義士死社稷死封疆死學校者相繼固
未可謂國無人也太學徐應鑣巨卿不忍從三宮以北將
蹈火死不克迄沉諸井以死且與二男一女俱夫國亡當
事操兵者任其咎六館諸生亦微矣豈義有不得不死者

而若此亦既難矣况兒女睨睨能使之駢首相從於九地而無懟色難矣哉臣爲君死子爲父死一舉而忠孝萃焉所以敦彝倫媿教化而懼天下後世之爲亂臣賊子者也嗚呼天地無窮事會無極安有無君無父之國哉微斯人吾誰與歸義士劉汝鈞倡義葬之畢事以私諱節易名且徵子序其事君經德諸生僕亦經德舊人也義不得辭三歎爲之書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元戴表元

古之用人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於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才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宣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温亦以能客孟嘉爲喜然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可能之文藝然後掎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課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爲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趑趄畏趨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吏勾稽剖析之類而師傅之職有不止是焉

者則法之所不及又繫乎其人之自爲之與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或恥爲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闕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闕升府宰士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爲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衛之江山焉江山幽巖衢佳邑氣清而俗簡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爲曠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是爲序

贈鄭德夫歸省序

明 王守仁

江山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非於學可知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

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譚味論色而已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辨乎因鄭德夫還江山遂書以爲贈

贈周以善歸省序

明 王守仁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

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敝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行之之難也

送徐東溪按察貴州序

明 張天復

東溪徐公之參湖藩政也今年春三載矣秩既滿當以考績行巡撫劍門趙公巡按堯夫吳公會疏留之疏中言參政某賢能分守所部有惠愛在百姓臣等爲百姓請令其

上計簿於考功弗與計偕奏可詔司封議典秩馳封其二代褒嘉之隨擢爲貴陽憲使初撫巡疏上藩臬諸公咸擬徐公且暫留意以久任超格進矣及貴陽命下胥訝而疑焉張子曰諸君遠貴陽而難之耶明天子蓋重之也夫貴陽荒服也民夷雜居山多瘴疠溪漲毒溢諸夷獷悍迅激之氣率類之既刻官司比於內地而其暴酷者狼狽狐嘯輒敢干紀特險阻拒難難則難雖然其性猶我良民也治在拊循而化之耳不當以一切之法繩縛如東薪也方其犯於有司萌芽尙微誠得博學通方之士總憲率屬潛消而早禁之甯至於不可化乎故貴陽憲使尤重於諸藩臬

者謂內地專以法從事而東方則有張弛之宜緩急之劑
焉類非尋常者所能辨也東溪公粹然德器篤志力行學
問淵源上溯濂洛而擴大之矣往由諫院出典學政秉道
敷文齊魯之士翕然有譽髦之化焉茲而捐循湖湘政有
成也天子念貴陽遠且險加意懷柔非名憲使莫屬也故
擢公於政成之後俾以化齊魯者化之捐循湖湘者捐循
之餘以邦法申飭整齊之俾東方輶甯功著於萬里之外
然後下璽書徵入爲九卿如西京選諸郡國所表也柔遠
能邇敘賢展能聖天子默運而並操之者不在茲乎兩司
諸公聞之慨然而起曰公一言而東溪公褒嘉之榮簡命

之重兩得之矣書之文錦以侈一時之美不揣弁爲之敘

送徐華陽先生之江山序

明許國

江山故有江郎之秀峯石插天其間故多卓詭異常之士
大夫士之卓詭異常者往往自負其奇以傲睨有司有司
者一政之施一令之布稍不當其心即各以其見議之故
其治之甚難然有司者苟始至而其所施布輒有以當其
心使皆相顧駭愕而所謂卓詭異常者且各輸其能以求
效於我而惟其政令之聽則又未嘗不易也江山故小而
僻銓司故不以甲科往而甲科者故不屑往今上方留意
吏治而江山之在銓部者始爲其鄉請甲科於是得華陽

君夫曩不以甲科而今往焉彼所爲卓詭異常者必且謂甲科者固非恒有司比也望之過厚而責之太苛卽一政一令罔不當其心猶然夷視之而願求所謂赫赫聲者故其治之愈難然甲科者卽不自多其甲科而循恒有司之跡日烝烝焉上之操三尺以督羣吏者亦必優視之故其志易行而其聲易起也彼下之人見其上之優之也必且聳然環視而不敢玩而惟其政令之聽此所謂可藉之資也夫如是則亦未嘗不易也夫士之吏於其土者視其土之官於朝者以爲難易故官於朝者公其令以爲民則易私其令以自爲則難夫令近民而秩卑而以朝之赫赫尊

顯者從中制焉鮮不爲其家役矣政施也而或格之令布也而或撓之彼以爲吾固置之者也是以朝違命而夕得譴此其治之愈益難然其縉紳先生之請置令者曰我爲一邑非以爲吾家也誠開之稱弊而假之便宜其耳目之習知者坐而授之成蓋不出國門而其民之風土之俗固已瞭然形於胸中而可坐筵矣此所謂天與之助也故曰未嘗不易也夫徐君者妙齡而巍科固卓犖非常之士也而少宰毛翁得之以爲江山僻小而君才固優卽彼卓詭異常者知不足以難君矣而又挾可藉之資獲天與之助譬之太阿出匣塗以赤堇運以渾脫陸試犀兕水試鯨鯢

有迎刃而解耳會徐君且行於是鄉之同年進者屬余贈言爲具論其難易之故曰吾欲於君之行也而卜之

送余君汝化之任江山序

許國

故事六郡鄉先生官京師者約爲會會有行者屬其同鄉爲文送之於是余郡授縣令行者二人而汝化得江山地小而僻故不以投甲科以甲科授者自宛陵徐汝賢汝賢行時余有贈言大要謂江山多卓詭異常之士往往自負其奇以傲睨有司故有司者能當其心之難而以甲科授者彼又高視而求多焉故於卓詭異常之士尤難有以當其心者吾方釋褐試政其邑中利弊既未得盡其處將從

其邑之先達官於朝者受成以行是故邑之先達公其令以爲民則易私其令以自爲則難令近民而秩卑彼以爲吾故得請置之也稍稍從中制焉鮮不爲其家役矣江山令固難爲乃今所以易者本其邑人毛彞守少宰也少宰以桑梓故重江山之選始得汝賢而善汝賢既以憂不之官頃又得汝化而益喜汝化與汝賢俱甲科士也妙齡而高才如太阿出匣莫有撓其鋒者今之往也知必有以當江山之心矣少宰以誠鑒聞天下乃其所取於汝化者汝化豈負之哉會汝化捧檄且行而鄉先生使數輩來督余言又冗不能擇言卽余有言固無出其所以贈汝賢者矣

於是對使探牘書其嚮所贈汝賢者而以爲汝化贈云

孝經序

明徐霈

孔子既敘六經曾子之門人乃述孔子問答之辭別爲孝經一書以傳諸後蓋六經旨意散出各爲一事而孝經則其支流統會也何也良知良能弗慮而獲其機根於一心其鈔括乎萬善其效溥乎四海是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者分之殊也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者道之一也以治天下以保社稷以守宗廟以養父母者效之著也乃若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又極乎天地之大而兼乎幽明之理也是

故孝弟之至通乎神明達乎四海豈誑語耶世之人不知已也父母也天地也一也乃執蕞爾之軀認爲己有於是爲悖逆爲爭鬪禍亂相尋於無已其弊果安在哉不明孝之理爾矣婺源寒塘余公有志是書乃取朱子之刊誤稱更定之別爲註釋以衍其義而諸儒之舛謬一正翁事二親夔夔日盡其孝乃子見田公承乃翁之志又從而擴大之以化民成俗則於是書也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庠司士文谷謝公與翁同鄉知翁最深入取孝經舊所攷釋者梓之以訓多士其用心亦勤矣不靳屬余爲之序余復爲之說曰孝者源也經者徑也風之者上也指孝之徑路以示

人俾土氓翕然以趨不迷其源非風曷以哉則二公交相
責焉耳余何言哉

忠經序

徐需

夫子著孝經十八章其言簡而盡肆而隱孝道茂以加矣
漢馬融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由生所以
盡孝由位所以盡忠二者猶車輪然缺一不可今孝備矣
而忠若缺焉其可乎於是作忠經十八章以續之猶束皙
補南陔白華之意也逸於漢藝文中幾千年矣未有能述
之者霍公思齋遂於稽古乃於代巡暇日取其書附於孝
經後并古小學合爲三編以惠多士其用意勤矣或曰聖

人之言猶天然故六經道在萬世文中子強而續之是以
有吳楚僭王之譏融之作毋乃類是矣乎余曰不然君子
評物不惟其人惟其言若融之言可盡譬乎今夫忠孝一
道也世未有孝而不忠者但孝之事易見而忠之理難明
何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分殊也惟邇則切切則感惟
遠則離離則忘履霜之變亟矣不曰吾親也其可逃乎若
狡童之刺幾乎罵矣非人情之反也孝則中人可勉忠則
上智猶或懵焉則忠經之續其可已乎矧時當陽嘉雙倖
擅權忠賢倒置下替其德上文其奸獠官敗績者將尋列
焉忠經之作時當然□□□詎耶蘇子曰君子處世不求

有功不得已而有功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天下以爲不賢忠經之作不得已而言者也王氏續經幾乎贅矣可已而不可已者也子此而同之過矣且其所著十入章自家臣以至兆庶君臣致理之具天地證應之理靡所不該實有不可廢者此霍公表章之意也其功不亦大乎於是聞者以余爲知言遂從而梓之

贈易霍岡邑侯旌異序

徐一霈

易侯以風憲借重敝邑余逆之上館見其容嶷嶷其言鏗鏗若高山大川可望而不可卽余閱人多矣未見其儔也疑楚之英也歸而檢楚傳讀之楚自文昭以來稱雄上國

文章勲業之盛後先相望彪炳海內迄我睿宗景皇帝肇封郢中化敷江漢而人才愈彬彬焉侯挺其間抱衡湘雲澤之奇蚤掇巍科觀政春曹卽負朝士望不二載以行人選道清軍江右今天下莫淆於軍政亦莫難於清軍之任緩之則其弊日滋急之則相引而起其突梯脂韋不可方物我侯稱其舊籍而正其占伍名以是彰而諉以是起於是其有東平之行未幾轉浙之上游尹人心排下而進上如凝冰焦火然而侯無纖毫芥蒂入其境孜孜焉以民瘼爲先其氣度有過人者江邑在萬山中民負氣好訟至孛裔弗息其強者鴟張鷲擊任一切之法使民惴惴然不敢吐

其弱者則含糊姑息法令罔嫻一委之於吏二者胥失之矣侯負揮霍之才而持之以中呼吸之間有雷有風而亦舒徐焉以盡其變其聽訟也事之小者一鞠之餘是非昭然須臾而判吏抱成案而已事之大者亦爲之躊躇四顧務得其情其願息者允之不窮其根株其平恕有如此五方之俗不同乃爲之因俗設教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民皆疊疊日趨於善而憚於爲惡其感化有如此其興起斯文也甄拔士類之有志者會期課文以要厥成其崇尚正學也若逸平先生之後之幾絕者則爲之婚娶以續之其賦役也征斂有時科條惟中民可裕也其理財也斂散有法

經商惠氓財可阜也仍爲浚城外之河決上游之水入於白渡田八萬餘畝民賴以蘇盛夏赤地千里百姓嗷嗷侯濯心修政禱不崇朝而靈雨連集三日稿禾盡起民權呼鼓舞翁稱德感於是頌聲四播上徹兩臺代巡李公復命迺爲旌獎二尹徐唐三尹李守魁四尹鳳應選謀所以爲侯賀者乃相率造余廬而請焉余矍然起曰李公之所獎者特侯之棄餘耳何足以盡侯哉竊聞之古之人臣不棄涼而獵華昵近而疎逃風之弊也乃懷二心異哉莊子曰夫事其君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今我侯斥回錯枉不避艱阻如立於千仞之巔而四顧無援神氣不動其自得

有如此者遑恤人之毀譽哉故其在臺憲不爲榮在縣令不爲辱自是爲監司爲部院茲常事耳何足爲侯軒輊哉余今耄矣不讀目錄已二十年矣因公而張膽一言耳諸君以爲何如迺僭爲之序

留齋漫稿序

徐霈

留齋者方泉子晚年所更號也漫稿者方泉子自名其所作也春元楊君節庵彙集之間以序請於余余與方泉知且二十餘年則知方泉者莫余若也而可靳乎一言哉乃作而言曰文者聖賢不得已而有言筆之於書以化天下以垂後世者也然隨時有作不能盡同故孟氏之文不盡

同於孔氏孔氏之文不盡同於周公雖其並世而生會聚於一堂之上其聲音氣象亦自不同況筆之於書以垂後世者乎故論文當隨時可也國初宋濂氏以昌大之文潤色鴻業觀其廟制諸作足以備一代之典章爲百王之大法矣宏治以來有崆峒李子崛起於其間靈珠獨握兼總諸家自爲文之大成矣然其機軸出於左氏國語雖肆力斲削而鎔陶未盡何仲默譏其高者不過古人影子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信矣甘泉湛氏獵取左氏之音響飭以理窟著述甚多其大者在中庸訓測自謂羽翼孔氏矣然用古句爲訓釋而中庸之義益晦所謂莊周註郭象非郭

象註莊周也奚以訓測爲哉公自釋褐登廷卽選翰林庶
吉士讀中秘書凡我朝典章古今因革人物事宜靡不得
其要領故其一出而巡歷鹽海條陳七事宿弊釐革國課
殫焉再出而典學南畿端其刑範彰之訓典士風正焉蓋
其以精深之學淵涵之度陶以玉堂照以天藻久矣及入
內臺協掌院事獨持風裁不騫不茹百僚肅焉故其文思
湧出如長江大河數千言立就其率爾成章莫不杼指道
情旁通物理宛然自成一家非蹈襲前人以爲尺度也或
曰文則似矣律之於古則未也余應曰不然惡衣菲食土
階不剪其後世乃有九延之臺五清之衣清廟之瑟朱絃

疏越一唱三嘆其後世乃有大成之樂備極聲容之美山
巒與犧尊並陳宏璧奇珍非兌戈和弓倫也而中國皆世
寶焉則所謂古豈必盡同哉若崆峒甘泉殆有心於古而
反失之者也以是論文思過半矣乃屑屑然較方泉之非
古不亦左乎問者唯唯而退遂書之以爲留齋稿序

毛介川文集序

明趙鏜

介川先生詩文世少概見晚年獨注意於讀書錄抄釋自
爲序以授見田余公業已刻之縣齋復梓其散見詩文三
卷以並行於世未久而先生捐館予子河與其孫允讓迺
哀集其奏議及詩文遺稿數十卷藏於家適余公再蒞浙

潘聞之將梓行以成全書未及也無何而公有滇臬之轉
取道三衢謂允讓曰此吾素志也成之者不在子乎允讓
惶恐謝不敏亟謀諸河曰奏議我不敢辭詩文全稿敢以
累之君於是河手自編錄以授之梓人凡一十卷閱數月
而告成允讓請序於予予曰今世所稱作家疇不以文自
名而爭雄長於藝圃哉然求其可信而傳焉者何寥寥也
蓋世之信而傳焉者有三以道性情也期於正以闡學術
也期於純以昭功業也期於偉三者備而後其文始取重
於天下不然則疑而弗信駭而弗傳天下其孰與之子觀
先生幼負奇質以古人自期弱冠連登科第不即仕移疾
歸卧山中以大遂所學視世味紛華淡然不入於心及出
而拜大行官侍御揭揭諤諤凜然鐵面之風雖經左遷而
其操愈勵學愈篤晚由藩臬而中丞而入座游歷兩都始
終一節天下至今稱正人君子無異詞焉今取斯集讀之
其詩清以婉其文雅以鬯其書啟雜著咸本於理而澤於
氣沛如也再觀前後奏議又皆關係國家大體民生大計
鑿鑿經濟實事匪空談者學者觀斯集也而先生情性之
正學術之純功業之偉概可見矣先是隆慶丁卯先生自
南太宰改北司寇以疾乞身優詔不允趨赴任將行余公
求其詩文以授諸梓先生手持讀書錄抄釋語之曰愷平

生精力頗在此書願公梓之以與吾黨其他非所敢聞也
噫先生師淑文清之學意蓋有在如此然則以詩文名世
豈先生意哉而奚計其信今傳後也歟哉雖然先生之可
信而傳焉者固不專在斯集而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舍是集其何以焉茲固余公先刻抄釋後刻全集之意也
學者合二書而並讀之其於知先生也庶其深乎因書此
以弁其端

東溪先生文集序

趙鏜

文之難言久矣是故先秦兩漢號稱近古自秦漢而下若
唐之韓柳宋之歐蘇諸子號稱大家作者藐不多見豈不
誠難哉愚以非文之難也文本諸學學深於養之難也韓
昌黎曰根之茂者其實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斯不足
信矣乎國初文運與時並隆宋劉王方諸公後先迭起相
與鳴一代之盛以明潤簡潔爲體以通達政務爲尚以紀
事輔經爲賢蓋一洗前人風沙浮靡之習直追古作者而
並之矣世宗初陽明先生以振古之豪發明良知之學開
示羣蒙其所爲文不專鉤深奇棘而從容宏衍如長江大
河渾浩流轉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退避不
敢仰視一時從游之士登堂入室者亦罕儷焉吾邑東溪
先生自弱冠卽摳衣其門蓋親承良知之學而得其上乘

者故自薦登高魁迴翔諫垣以至宗文河洛藩臬湖湘貴
陽嶺表及今懸車以來講舍會聚啟口揚聲皆所以擴大
陽明先生之學而涵養之深造詣之邃真有非夷所及者
宜其文之足以名世而無疑也聞出茲集以示余余受而
卒業焉如神理道器諸書真矣無思諸說則宋大儒之未
發也賑濟修隄諸議則賈太傅之通達也奏疏明庭條陳
諸篇則陸宣公之流亞也其序記碑銘雜作又皆醇雅典
則如劔金璞玉不見搥琢刻畫之工而光彩襲人觀者傾
動可與古之作者相頡頏信無愧於陽明先生之文之學
也已是集也彙成於講舍同志施梅石諸公校偽正訛則
成於從游趙宜之王維新諸生梓成乞余一言以弁其端
余愧謏劣不足以知先生之奧其敢評先生之文哉顧承
教有年誼不容辭竊謂先生之文本之於學與養似足以
窺先生之大者世之君子苟未知先生之學之養觀於茲
集亦可以得其大端矣是爲序

三蘇文抄序

明 鄭德啟 君一

夫蜀多文人自相如楊雄王褒以後獨眉山蘇氏以家學
顯其文離奇變化不可名物要皆取先秦兩漢而冶鑄之
以爲立言之準蓋自寶元慶厯以來絕調也當時上至九
重下至數萬里穉穉鳩舌之流莫不知有蘇氏文章惟是

老泉能見知於韓富而官不過主簿子瞻子由能見知於人主太后而流離竄謫於風波瘴癘之鄉身幾不免不知其赴節義立功業投之憂患而幹局益峻學問益醇奇萃一家別立天地豈若相如揚雄王褒僅以麗藻鼎足於峨眉間哉議者謂其未免荀孟賈陸雜儀秦兩用之故得譏以縱橫好勝不亦謬歟今海內人士之奉三蘇選也彰名者不下數十種而鮮撮其要茲得李溫陵先生帳中之秘爲三蘇文抄備不苦繁精以賅博誠足爲學者津梁且兼諸公間評隲得富者手次其上余因授諸梓人以廣其傳公車之張本經濟之先資於是集實多裨焉

甘棠遺愛序

明余錫如

嘗讀詩至蔽芾甘棠之章竊歎詩人愛慕之誠追思之切勿剪勿拜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蓋其時俗古民潛戴上之澤者往往發爲謳吟傳諸奔騰後世治不如古雖有輿誦之詞庚桑之再傳輒蕩爲寒煙荒草比比而是若

我江山邑侯見田余公九觀蔣公遺愛在人閱兩朝如一日而後知古今民情不甚相遠也江山故禮賢從也自有宋咸淳迄元至正而遷今治至明嘉隆之際三百餘年而未城隼路藍縷庶事草創余侯以通敏強幹之才因礦盜之警建議築城得請於上度地鳩工不日而竣民不知勞

間以餘力濬九連池七星井以通水脈而生聚寢繁建天
一樓於坎位以鎮南離而鬱攸不作蓋公精於青烏白鶴
家言諸所建置裨益宏多而且禮士愛民清通簡要百廢
具興邑人至今賴之專祠崇祀在邑北門負郭數十武至
萬厯中葉蔣侯以循良最績寬仁慈惠黎民懷之下祠於
左時人比之召之與杜龔之與黃焉祠之左右市廛數楹
往昔士民醜貨翫置爲春秋牲醴費以規久遠厯數十年
於茲矣邇來兵燹頻仍居民廬舍暨兩祠盡圯而祠前供
祀數椽巍然如魯靈光此固兩公英爽不磨不至泯沒惜
爲鄰寺冒佔轉鬻居民客歲同學諸友按額清釐度修祀
事以寓甘棠之思卽從前首事諸公之令嗣繼志述事莫
大於此但慮歲月緜邈後且無徵爰立尺籍備載緣起請
給印識以示將來吾知蒙庥食德服教畏神諒有同心必
無覬覦如疇昔者庶遺愛在人甘棠之思且與召伯並垂
千古矣

國朝

徐巨翁忠節錄序

林雲銘

綱常爲世道之柱維吾儒讀聖賢書知大義在天壤間本
無可逃宋末臨安徐巨翁先生躬身太學以聖賢爲師乃
真儒也元伯顏兵至先生誓死報國夫人方氏以殞身蓮

沼爲倡子琦崧二君暨女元娘相從溺井忠孝大節雖值
暨亦知之但所云朝廷養士三百年似專指太學而言前
此關閩濂洛之盛悉本崇儒治化無論已仕未仕大義總
無所逃且是年元制人爲十等儒列娼丐之間世道之變
已極人道之滅幾盡道存與存道亡與亡故不惜以一身
一家爲千古綱常之寄非有迫於勢非有慕於名非有激
於氣成仁取義其心安焉越數年孔聖貶爲中賢而太學
鞠爲茂草尤甚於暴秦之焚坑始知先生於此兼爲斯文
抱痛以不及見爲幸未可徒執魯連蹈海之言例論其迹
也余嘗按文信國死於至元十九年其答王積翁有黃冠

歸故鄉之說人或疑之不知焚毀道藏作妖書以誣昊天
上帝乃十八年之事信國欲擇其所棄者自處以明此身
必不容於元世之意而衣帶則書孔孟之言亦取其所棄
者爲絕命詞以謝先聖而示後學與先生之死俱於忠節
內寓衛道之深心古人措意其不易明類如此先生裔孫
浴咸上扶二子有文行卜地移祀曲盡崇先之勞可謂克
知所務諸鉅公序之甚詳故余獨推言其所未及云

忠節錄序

王 揆 顧庵

忠節錄者宋忠節先生徐公闔門殉節之始末也宋自南
渡以還天道則板蕩疾威疆宇則日蹙百里降而至德祐

改元之際亡雖失鹿雖有智勇亦不能措大厦於將傾當其送款舉亭內禁則自太后妃主以逮宮人外朝則自省院臺司以及散職莫不偷延視息繫纆而從遷焉先生乃率二子琦公崧公暨女元娘酌酒於忠武岳公之祠各賦自悼短章矢志不辱乘夜登樓縱火會家人驚救撲燎破壁出之烈焰不得已則又轉而共趨於井卒死之至先生之配忠懿夫人居常每謂宋運將終願椎髻練裳與先生偕隱見先生抗志不回則先賦哀詞自沈蓮沼嗚呼精磷碧血爭照千古一部十七史爲求忠孝節義萃於一門孰有能比烈先生者哉間嘗論之先生之死後於岳少保前

於文信國顧少保身爲大帥志復神州唾手燕雲業有成算長驅逐北首與和議牴牾取忌權臣勢必不免壯男弱女咸殺身以成仁雖貞烈鍾自先天亦覆巢本無完卵信國科名旣盛物望必歸收餘燼以圖存則昊天不弔仗孤忠而盡命或分宜然若先生止一太學儒生進退綽有餘裕琦崧二公雖云少年登第然服官則未縮半通之綬詔祿則未叨升斗之糈使父子抱甕深山投簪空谷冥鴻藏豹亦可稱歸潔其身矣至元娘以幽閒之德暑穉之年追隨父兄願同焦爛甯爲玉碎甘之如飴忠懿夫人則又識炳幾先事倡義始此皆烈丈夫所變色而道者而顧從容

兩見於閨閣乎今讀五人之遺詩想見當日無復返顧之情狀氣足以配河嶽而言足以泣鬼神天地無終窮則此同一不可磨滅矣康熙乙丑余視學兩浙西陵采厥貞風亟拜先生之墓祠宮有恤楛檜陰森瞻仰屏營如覩英靈陟降殆若史遷所云登仲尼廟堂見其車服禮器徘徊不忍去也遂檄郡縣釐正祀典申禁樵蘇焉蓋余受知於先生裔孫散庵夫子卽出先生之門亟與先生裔孫旭旦旭升重訂是錄題之簡端以識高山仰止淵源嚮往之意云

須鐸餘音序

汪 浩 東瀾

自古文章之士未有不優經濟者漢儒以經術飾吏治其事最爲近古唐宋以來今世家絃戶誦所稱八家者其制事施政之文靡不曲鬯旁達於民情治體非翦翦拘拘雕繪以爲工而自詡爲文者明興一代之文開自青田浦江二公青田精奇遁之學佐高皇帝帷幄謀論者比於漢之留侯所著郁離子規撫先秦有縱橫之氣不及浦江之醇正浦江文於理法最爲嚴密而考據今古尤極其精核顧論者猶惜其不能勸明祖興起禮樂如三代時不知明祖起自田間素不知學其優柔漸飭使知崇儒而右文開有明二百年文物聲名之盛不可謂非景濂諸人啟沃之功是真所謂以文章爲經濟者也余謏陋不敢言文己丑筮

卒須江學博宋君長白當世知名士也家多藏書爲學探
極根本著述甚富旣乃爲余手定其曩時敝帚之文往來
唱和兼知君少壯時以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之才上功
幕府例當得高職以格於銓曹議遂小就而爲此蓋君之
才將老矣君與景濂同姓系景濂師承黃柳二公而待制
在元大德間曾爲江山教諭君名其軒曰授墨誌景行之
意夫以君之才與學使之遭時得試何遽不如劉宋二公
讀其文知其人所謂以文章爲經濟者吾何問焉其言理
之文精微溟滓則探天心穿月脇也記叙之文雄奇古穆
則拔鯨牙酌天漿也詩體在唐宋之間不拘一格才不軼
法學不掩性詩餘駸駸入南宋人之室載是編者曰須鐸
餘音蓋鸞龍之片鱗而威鳳之一羽也陳同甫曰研心於
杪忽析理於毫芒又曰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
勇君殆兼而有之抑君又精於禪悅好與浮屠氏游能徹
其宗旨此又昌黎所云能通其術則吾不能知者矣

崇賢會序

蔡英

崇賢會所以祀邑宋先賢徐逸平先生也先生自前明建
祠於西郭外鰲峯之下名正學書院歲春秋二祭其墓亦
以時祭 國初時先生裔絕祭產皆掌於甥裔王姓者邇
來祠旣久圯王姓盜鬻其產而逃祀事遂廢癸丑夏有控

盜先生墓蔭者英卽往視蔭果被盜而墓亦將蕪沒於荆
棘中矣英以告署縣事於侯拘盜者嚴懲之追木直充公
英思祀事不修故祠墓俱無人整理爰與同寅應君告之
邑紳士先爲舉一祀會曰崇賢得同志者三十人
得錢一百五十餘貫卽於是月致祭先生之墓并卽以所
追木植爲墓地按照志載弓丈勒石定界甲寅冬葺其墓
而新之月餘墓竣因告邑宰熊侯共謀建祠侯卽爲序付
英與諸同人勸捐花材鳩工閱一載祠成遷祠前僧刹於
祠下右旁傍崖積石拓基構書院一十四楹仍名正學不
忘舊也二載書院亦成祠後故有懷棠祠以祀前邑侯易
公旋亦圯毀今爲重建於書院之左增祀凡有功於先生
祠墓及能振興江邑文教者六人落成後乃謀置產以供
祠墓永久享祀之需茲僅得田十畝當倍其數方足於用
所幸茲土人士樂襄義舉故自此會伊始歷今六載而捐
資監工規畫措置任事者靡不殫心盡力始終不怠則由
此擴充之計善後之圖尤所望於勇義樂善諸君子共歲
厥事以垂之久遠庶崇賢之道勿替矣至一切祠墓祭祀
規約及董理諸人姓名並列於後

宋徐進士雙像贊

兄諱琦弟諱崧

明方孝孺

垂髫之年並撥巍科夙聞家學卓爾不磨志存勤王返日

揮戈邦家弗造慷慨興歌視死如歸孝義足多英風烈烈
壯砥山河

宋孝女徐元娘像贊

明商輅

孝女元娘芳年十六質比兼金姿同連玉經明行修未字
閨淑從父殉難節孝最篤甘蹈烈火甘沉溟瀆岳誠先型
文媛後續有宋三貞允堪鼎足

國朝

方城何守府贊

并序

蔡英

征苗陣沒廣西提標中營守府何肇勤原名朝清字
望遠別號方城致身疆場膺受

卹命

國史中自宜立傳今其族葺家乘余不敢以傳名

懼其僭而且贅也謹擬贊詞而并敘其巔末焉方城
先世於宋清熙間由婺源遷須江賢俊世出夙號江
之望族曾祖鄉飲賓玠贈文林郎祖邑庠生好信封
奉直大夫父國學生鴻贈武信佐騎尉方城佐尉公
之第三子也生於乾隆戊辰十一月初八日午時少
篤至性重氣誼遇事果敢不避艱險年二十六由本
郡鎮標行伍晉授中營外委上官識其能而勤屢膺
薦擢年三十六補楓嶺營左哨千總閱七載赴京引
見又三載陞授粵西提標中營守備抵任未二年楚南苗

疆不靖方城奉檄協勦甫至即率所部力戰身先士卒大破賊眾督師者見其奮勇可任急令乘勢進取翼日復率兵攻賊寨遇伏中創墮馬被殺時乙卯八月二十七日也走帥以

聞於

朝奉

旨特賜葬祭入祀昭忠祠子俊挺廕授雲騎尉世襲罔替並

命禮部行查事蹟付史館製傳嗚呼方城之死不朽矣爰爲之贊曰

人誰不死死得其所之爲難若方城之奮力

王事捐軀閫外非特宗乘之榮乃史策之光也死重於泰

山其是之謂乎

雙孝贊

海鹽

朱方增

所生無忝相敬如賓鑿廢離於烏鳥表可陳情原適所於鳴雞禮可從事望金篋而瘖疾撫黃口以成人鹿車共挽允推白璧之雙馬磨承顏爲譜蓼莪之什

寶應

朱士彥

孝乎惟孝禮賢之鄉粵在成童父喪母盲弟妹幼弱大母篤老夫婦蒸蒸悼髦用保絜餐馨膳此左彼右

扶杖浣牖我先爾後迺康於家迺壽於身式穀似之
勗哉後人

西安 余本敦

人各有子孝子難云孝亦常事純孝罕聞繫惟朱氏
夫婦克諧起居飲食手自安排厥考疾革母盲於目
藥必親嘗倡隨祇肅侍奉大母康強其身教養弟妹
備歷艱辛倫常坊表曾閱高風宜膺

綸綽餘慶無窮

投墨軒銘

有引

宋 俊

衙齋湫隘僅東偏有破屋三楹稍增葺之闢長廊

以爲軒雜置古今書史容膝其間昔柳待制司教
此邦其流風有足思者因顏曰投墨而爲之銘

洪惟道傳文章正印師友相資潛溪淵穎

清如許池銘

有引

宋 俊

軒之前有隙地一區前人畚土爲墻滢如覆釜踵
其舊而濬之竟勿涸蓄金鯽數十頭于中活潑潑
也目之曰清如許

鑿土袤丈春流盎盎魚環游之天空月朗

天茁園銘

有引

宋 俊

屋旁有廢園環以城壕規爲園雜蒔蔬笋之屬仍

以家居所置天菑二字名之示故吾也

桃李多荆棘少土墻苔徑清溪繞助予鼎俎課園丁奚必
三體求一飽

客座銘

宋 俊

惟此東軒蕭然靜寄左右圖書纖塵不至有客到門絕無
拘思涵泳性情名教樂地粗糲濁醪簋不過貳淡薄家風
尋常位置莫問榮枯勿談勢利有一于斯點湯見意

答毛滂書

宋 蘇軾

軾故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箋及詩文一軸
日欲裁諭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巖

然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
獨享當出之知者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
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
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
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
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
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之進退
非軾事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尙得一見否

與毛澤民書

四首錄二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

素寄二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意喜慰之餘無以云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閑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飲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媿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強作報滅裂死罪

案舊志誤分爲三今校正

與循守周文之書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術乎文之治循似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

與毛介川先生書

明 楊繼盛

憶自己酉仲秋先生奉命出守瑞州途中遇盛示以尊賢爲國之義盡日而別倏爾之隔不覺三載仰懷高明何日

忘之亦何忍忘之上年盛在南都七月下浣適有一使自
瑞來者說瑞前多盜賊民不畏法惟自先生下車以後明
禮讓立教條郵貧窮懲奸慝風俗忽變大有漢時龔遂治
渤海之休盛也聞之不啻歡躍感慕頌聖朝之有臣他日高
遷上國輔弼左右其功業豈易量哉本年三月仇鸞密遣
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貢馬_一_一蘇祜奏聞
仇鸞又與嚴嵩贊成其事竊思俺答互市之言卽和議之
別號苟不諫止禍必隨至盛因奮不顧身題_一拜奏言其
互市之事十有不可且言其彼倡爲互市之說以欺誑皇
上者其謬說又有五端此等情詞本盛欲除外患竭力保
國之心豈知疏上爲賊所誣貶盛爲陝西狄道典史固圉
桎梏幾不能免以此較視先生今日之不競不絀不剛不
柔而得以敷政優優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及至盛赴狄
道不滿一載又聞先生調爲甯國刺史夫甯國者固吾先
生當年爲御史而忤權貶爲推官而已治之邦也盛想國
中父老其沐恩戴德頌祝青天當必有更勝於昔日者而
豈僅一二言爲盛之可得而擬贊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此四語也可爲先生詠也矣但
盛碌碌進士初登仕籍徒以剛狂之性在朝爲賊所忌不
能上格明主而致遠謫他方不知何日再覩先生懿範殊

爲恨耳今也盛居臨洮山內孤陋寡聞傷山民之頑暴惟以先生之所以治瑞者佐邑侯之萬一又嘗於閒暇之際進邑中諸生之賢秀者相與講說文義以學先生當日途中所示尊賢爲國之意豈敢以地遠人遙而遂忘吾先生之至教也哉詞盡筆端意溢言外使中附布伏冀鑒原盛雖狂妄不勝兢惕之至

答何春泉論陰符書

徐 霈

承諭陰符經乃戰國陰謀之書朱晦菴註釋之過矣余以爲不然昔楊雄作太玄法言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好之者以謂過於六經若陰符書中極有至言未可以詭異而忽之也吾固表而出之其曰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人有思慮知識神矣然有所住則有方有方則限於一隅而不能神天下之神無思無爲似不神矣然而通天下之故盡萬物之變者此也非不神之所以神乎此理易中具言之非陰符杜撰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於三要三要者何耳目口也人開眼便逐於色聞於聲神馳形散何能作主惟於三者而制之則外無所嬰內無所着神定而形完可以變鈍拙而爲巧智矣又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卽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瞽者聽聾者視志不分也故能善天下之

視聽絕其一而專於一則其功十倍矣神之所以神非以此哉又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復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其盜機也不可見莫能知似戰國陰秘之書也不知殺機者只是變化運用之機如弩之發而其機在牙毫釐不可爽也得其牙而制之則闔捩在我張弛在我百發百中而天下莫能違也又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如漢唐諸名臣得其機而善用之故轉移君心樞紐時事以成天下之大功所謂君子得之固躬固躬者安其身以安乎國家此機不可無也儀秦之徒亦窺見此機故揣摩之情曲盡事變縱橫六國世主無一不信其說但其用之不善以濟其貪欲之私故至於殺身所謂小人得之輕命此機不可有也又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余謂天地萬物之道靜故生陰生陽而萬物化生亦翕聚發散理自然也然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淺之一字最好玩味陰陽漸漸消長故能運化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者其變者漸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聖人之化如寒暑晝夜亶亶而不能自己者亦漸也故雖變革之際亦必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不駭民以強其所不欲天地聖人不以浸哉細詳陰符前

後三段一論用功貴乎專二論施爲在乎機三論成功在乎漸而總之以不神之所以神也中庸論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歸之以無所倚易論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而括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相符合也惟誠則不倚惟神則無方無體茲其處經綸範圍之大業也聖人豈欺我哉陰符經出於鬼谷鬼谷宗乎老氏皆古之格言大訓不可以詭異之書而擯之也

奉王龍溪先生書

徐 霈

家居十五年曾築室於文水之濱究心於此學如灰中一線屢明屢滅非我翁點化終亦必亡而已矣思一渡江就正門下願年邁弗克自棄甚焉先師崛起於千載之下繼往開來如日中天有目者靡不快覩矧在門之士耶今同志謝世幾盡開口講學者如希世之鳳麟矧嚙啗者耶我公倡道東南如登千仞之巔入憲玲瓏四面洞達而凡高山大川平原曠野俱在其俯視之下先師之學不賴是一明乎大抵此學一在天在人以孔子之聖且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明道亦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學者可輕視之耶孔孟以來惟濂溪之學爲得其真其曰無極而太極朱子辯之詳矣又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中正仁義而非主靜則

江上集卷之十一
謬主靜而非中正仁義則疎惟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體用合一守之貴行之利措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後明道先生曰動亦定靜亦定與象山之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者則皆主靜之說也慈湖之學得之象山慈湖在虛明閣問象山何謂本心象山厲聲曰只此扇訟一是一非便是本心慈湖大悟卽禮拜其後告人曰我當時若再問一句便不得也蓋天理只是自然擬議卽落意見古人所以貴默識也不知慈湖者議爲禪學而知之者亦未得其肯綮故有楊子折衷之論亦子莫之執中耳慈湖之學在不起意其得力處在是其受病處亦在是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毋則此心正矣則毋意之說其可訾乎其論孔子之格致誠正與原會之仁皆以爲非則失之過高也其詩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自是原會少失真一片雪花空著水融融不復辨滴醕曾子之力於仁其果不知此乎圓覺經曰有人行住坐臥不起妄念於忘念不加乎知於了知不辨真僞此最上乘行持是人便生佛果或以慈湖之說有類於是耶象山曰敬仲說一吾不說一一者其統體也萬者其散殊也天體物而無或遺仁體事而無不在豈以一者爲仁而萬者獨非仁乎慈湖之學與象山微有不同故荆門之政幾乎三代恐非慈湖所及高明以爲何如

便中幸指示仁望仁望

答萬介公問遊山書

明 鄒祗謩 詩士

昨送覽游記五篇稍稍詮敘所登涉處并誌時日或下乃過爲獎揚至欲列之新志中又欲以輿馬助僕盡蕩須江之勝如所爲江郎左坑鵝籠鶴鳴諸勝凡窮山絕谷之境瓌奇恠特之觀必得僕登臨嘯咏於其間以盡發爲文章而後快僕顧何人乃當足下勤渠之意如此哉顧時在大夏流金裂石裹糧而往僕馬交困是以僕雖好游止徘徊於一二十里內未能過此遽前也噫僕茲負足下矣夫須江固闔越豫章之交而士大夫來往之衝也諸奔走信宿而去者既不暇游亦不好游卽爲使君而至止連旬累月或不知游亦不能盡游而邑之人士又鮮好事者先之以游故煙蘿接雲諸洞俱在大道之旁而荒邱敗莽幾於不可投步賓陽洞高不數里而黃冠樵客多不能知其處僕是以徘徊於層崖峭壁之上猿攀鳥躡而終未得盡窺其奧也桂林地邃石奇重岡透伏觴咏竟日但時暮深秋不見老樹作花爲恨然居人都言虎嘯熊迹時時滿村舍中同游者談之色變僕固怡然翻以爲佳矣陸地近孔道游人殆無虛晷然僕觀其意徒賞其形製詭麗耳非真知泉石林麓之偉特也使移置接雲賓陽之際又不幾爲空

谷之蹇然耶嗟乎山川之顯晦既繫乎其地亦異乎其人
須江道在衝要而林泉稍僻不能比於武林會稽之勝爲
達官顯人之所眺覽庶幾避世絕塵之士方能秘爲己有
而僕披榛攀磴者累日或至杳無人跡想濯纓結廬之徒
俱在遠而不在近耶僕瀏覽舊志記游山水之文十不得
一豈自有須江以來遂無好游如謝康樂嵇叔夜其人者
足下之得桂林興不在康樂下而僕好奇亦如叔夜昔人
有言州有九游其八澤有七涉其三足下試稍待之僕將
登匡廬泛彭蠡而還至斯境假車秣馬而往必歷盡須江
之奇勝乃已僕意已決更不俟足下之勸駕也山靈有知
足下其試爲我告之

柬毛惟靜

明 徐萬璧

昨承教語欲以賢友今日之積盡散於窮民以爲將來義
倉永遠之舉甚盛意也生謂一舉之中則賜恤之仁救荒
之政爲兩得之矣而吾友經濟之學亦於此可見昔范希
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張橫渠嘗欲以井
田之法行於一鄉之間初不以未遇而忘經濟之心今吾
友此舉非卽二公之心乎宜速如來教刻日行之開起散
過名數送來以爲同志者勸聞風之下其樂縱者必眾矣
生當以吾友之名首聞於上也

與劉羽泉巡撫書

明毛體

邇者猥蒙賜教示以減餉之查具感我翁留神弗遺自是人沾實惠矣何幸如之近又聞綜覈詳慎似有山蕩之繩果無製肘地方當百世俎豆翁無疑也非佞春防整肅卽有一二汎奴又往往殲之海上絕無登陵此實從薪之功視諸焦爛者遠矣兩浙安堵金湯隱然某竊桑土餘蔭甯敢忘所自耶前曾奉啟附謝計達清覽矣敝邑新尹爲徐元泰宣城人也德器粹然當能爲公分其憂者但邑久凋瘵而一二頑民又復梗於其間愾大明作二俱難廢倘蒙督之速任喻以喫緊卽窮民受福無涯矣

與余見田大尹書

昨臺察惺庵公差人賫本至京曾有書下及謂公四月榮履矣且述公沉毅簡默尺度森然必能樹遠大之烈私心竊慰以彼此一見之間便相知相信乃爾雖惺庵公之藻鑑絕人而公之篤實光輝自不可掩有若此者第念陋邑無足以煩牛刀實徼莫大之福耳大抵邑之賦役煩重民多困疲而俗習誇詐負氣好訐其詞往往詭誑殊非事實倘蒙寡訟省刑輕徭薄賦示民以儉俾民翕然知所改絃易轍是所望於明公不淺淺也生碌碌無所取裁每想海內善人君子則必傾心焉矧公爲敝邦之賢父母其爲仰

戴又當何如

邑令實繫民生休戚所謂父母云者謂能撫字此赤子也大抵崇儉樸節才用省刑罰薄賦歛均徭蓋徇里甲省詞訟革包攬逐積猾以禮讓易風俗以文行興學校禁千長應捕之下鄉而勾攝以里長備盜賊水旱之不虞而先事以無患此皆敝邑之所最急者固明公之所優爲也至於振紀綱慎法守廣詢博訪以盡民間之利病父母一念赤子一體終始無二自非學道愛人之君子其何能臻茲然微明公亦不敢以此進也

答徐東溪藩伯書

承示精舍之構日與勉叔諸公共尋聖門真樂令人延頸以仰如威鳳翔於千仞視鴟鳶嚇腐者萬不侔矣生於此學頗亦有志媿塵土汨沒又鮮高明如公者一剖其蔽殊覺淹淹不振耳行將脫此俗鞅以就鞭策未審遠社肯容陶彭澤否吾邑承平頗久近日江閩之寇不無震隣築城之舉實今日所急不然恐卒有變數十萬生靈將坐視塗炭而莫之控救也已夫慮始之民自昔難之又人情祇見目前至背後之患卽明者亦未之或察我翁須於當道處一言倘得帑錢數千百緡則可就事若全取辦吾民則道旁之舍畢竟虛談耳生昨已啟之按院矣草草附布不盡

答谷近滄巡撫書

恭惟開府吾浙熟路舊遊士民豈特拜慶二天而已哉但十餘年來浙中困於軍餉蓋昔無而今有者也夫海汛之防甯能去兵尙恐屯戍欠要老弱未祛則所費爲冗向蒙劍門羽泉二翁前後題減各數萬民獲一分之賜矣今又不能不延頸吾翁耳處州礦寇不時窺伺吾衢每一竊發鄉間老幼輒竄匿深山不暇卽如生家僻處一村落族中眷屬無不皆然聯保甲以稽積充飭武備以折奸萌似爲要務又今春台郡大水金衢嚴處率罹旱災緩徵議賑備盜數者目下至急也至於懲貪獎善薄賦輕徭興利去害俾一段真精神真命脈流行著察於所屬郡邑之間以致於太和是在翁稍出其緒餘云耳

與王仁庵巡按書

愷無似抱病伏枕者幾一載矣至今未愈國恩莫報念之惘然然辱雅情不一而足已深慙感茲復拜德音兼登厚貺其何以爲報耶敝郡望大駕之臨不啻饑渴茲幸獲遂所願何慶如之明公持重端嚴民懷嘉畏真臺端白眉也顧且虛已下問不自滿假加於人驟等矣敝邑僻在山間礦寇不時窺伺近日余父母先生爲吾民百世計中之臺下欲城之辱明公已允其議且徵濬翁方經畫無爽毅然

直任其事可謂民之保障矣乃吾民難與慮始恐材力不繼頗懷二三今聞臺下欲停江餉五年以資之慮志翕然遂定望蚤賜題請則此工不日可成倘尙有三三妄生橫議者斯枉是非之實者也幸無惑其說庶任事之人得展其志以惠一方無窮也愷鄉居離城四十里而遠邑中亦無寓舍城之有無築不築於生無與然所以不避塵瀆者實爲桑梓數萬生靈之慮耳余公廉慎勤敏誠學道愛人之君子明公身激揚之任敢貢其說於臺下非阿所好以自欺也

上周乾明巡按啓

愷蒙恩賜還山卧病如昨本不敢致書當道以自取瀆尊之罪但近有民瘼關係頗重度情與勢俱不得不仰干清聽敝邑虛糧多賠民戶日竄幸遇邵尹留心丈量厥功垂成止緣稻禾盈疇未曾覆覈今俟秋收稔可舉覆偶傳谷撫臺復命有調繁之薦未知然否民心皇皇若失怙恃相率將控籲於左右免生爲之先容倘傳聞非訛願借留數月以終其事如近日遂昌池尹之例則糧不虛賠戶可漸復江民世世無窮之慶也

與邵養齋邑侯書

側聞明公銳意清理田賦信百世之利也但生愚見此事

江州縣志 卷之六十一
重大必須委任得人賞罰必信又須躬履其地手自校量庶民獲實福不然徒滋弊耳未審高明以爲何如雞邑不足以及煩牛刀然民窮俗偷使欲使之家給人足而且同心嚮道以易其舊染之風非明公吾誰與望乎

答趙玉泉巡撫書

敝邑城築實百世之利况值余父母毅然不惑直任其事且經畫詳妥衆志翕然計不日可成又辱翁下採蕩蕘之言以五年江餉資之民心益踴躍子來矣恨無緣縮地一叩臺下爲江民致謝也倘蒙再賜檄催俾於冬春之間竣事則保障之慶當何如耶

復趙方泉中丞書

明徐階

毛介川公節行海內所稀乃其奪官實緣張齊獲譴近蒙恩復職蓋聖主激勵縉紳銓曹之表章正直皆於是乎見有不獨慰介川於九泉者公山居久不羈邸報故偶遺之至於不肖則公議私情皆不容默是以冒昧譏次庶幾後之修國史作郡志者或有徵焉耳

復毛禮卿書

明余一龍

讀所寄鄉約曲盡人情有體有則不意妙齡英俊獲有此老成經濟貴鄉耆莫不道旄倪士庶蒙強奸猾悉欽無諱行之悠久復古三代不難也將來出程特游刃耳某在

通家喜而不寐深賀介川翁積善之報辱念賤生謹此附謝不盡

國朝

上朱梁父夫子求歸米禁書

康熙四十五年

姜亨燾

竊念江邑處萬山之中地廣人稀民皆力穡既無蠶桑畜牧之資又乏金錫魚鹽之利凡地丁錢糧以及民生日用衣食之需皆取資米穀地方窮苦財路不通故歲凶有穀荒之病而歲豐則有錢荒之憂本年錢糧荷蒙

蠲免

其四十三年以前積逋尙纍萬盈千公庭敲朴何術點金此禁米之病民一也江邑產米之鄉一秋之熟可支數年

若必江民始得食江米不惟正賦無由得供將歷年陳陳相因終歸紅朽布帛魚鹽從何取給此禁米之病民二也况田間小民當今農隙之時南運浦城西運永玉負戴相望傭力升台以餬其口以養其孥今皆禁止爲客者逐販米者罪南者不得之北西者不得之東遠近相通農商不得相易彼有餘財不能得米此有餘粟不能得財產戶不能完糧小民不得食力貧富交困公私兩窮通邑張皇手足無措此禁米之病民三也四十二年奇旱舊春艱食皆遠販蘇杭若蘇杭遏糴則江民早餓溝中安有今日今始熟一秋卽行禁遏倘再遇凶年告糴何郡此禁米之病民

四也江邑農民苟非大歉未嘗乏食其地方匪類游手好閒不思務本稍有艱難則借端生事往往以禁米爲名關津要道聚衆白搶上年春夏犯案者甚多今一聞風羣聚相慶善良謹厚勢不聊生此禁米之病民五也今聖天子四海爲家遐邇一體有無相通農商皆利雨露同天甯遣一邑伏乞賜詳府憲俯順輿情給示開禁爲山邑開財帛之源爲萬民遂輸將之願積逋可清追呼不擾恩同再造矣

上朱梁父夫子書

姜亨肇 會侯

邑乘者將以懸之國門垂之久遠使天下後世知所勸懲

大事也公事也今師臺仔肩盛典任勞任費固將與方策並傳不朽矣但文廟一件楊公實與有力焉今創其名是以一人之私隙而沒千萬人之公議也道路聞之人人駭愕而未嘗有一人向師臺言者以爲事必無成終當改易故隱忍而不發耳古人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師臺可不思其故乎至於補載各傳尤宜詳愼刻不刻自有機緣何足介意昔余恕庵矢公矢慎可質鬼神偶以徇一己之私好爲萬公立傳至今罪之以爲口實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可不畏哉夫犯顏者事君之道也幾諫者事親之道也無犯無隱者事師之道也肇不才

幸側門墻而師臺飲食教誨有逾君親又奉命校閱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此伏惟垂鑒幸甚幸甚

復柴菊崖書

宋 俊

飄落荒齋久圖焚硯謬因武陵公誣諉勉效鉛刀但前志疏脫甚多近復艱於搜訪頃承手教知屬望甚殷靈石一碑雖缺文斷字影響徒存而古錦生香猶堪摸索也至若貫邑人文舊編所有畧在增刪而邇來行誼例應附入者必須廣稽博采始克信從于令升有云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非一耳一目之所能聞覩者比聞有人賫持先世遺跡覓得一登其姓名乃始也臨淵而羨繼且抱璞而歸此又晏子所云酒酸而不受必有尼之而去者俊亦不能爲之曲說也

東宋學師

柴 圻

靈石廟建自宋政和間迄今六百餘年頽檐敗壁漸卽於圯中有石碣一道剝落不可卒讀每經過碑陰愛其筆法遒勁輒注視不忍釋去口誦心維目力所至手錄之什得二三文之梗概備是矣其他姓名爵里都不可攷昔人遊嶽廟好事者窮搜極覽不遺餘力甚而求諸瓦棘中獲片石隻字有若拱壁斯碑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顧使之湮沒不章可乎做邑自經閩寇蹂躪諸名勝經前人品題者漸

滅殆盡間有未罹兵火恒在人跡稀到之處至今淪於蔓草荒榛間不知凡幾獨恠廟屬通衢冠蓋相望誰有過而問焉者竊思敝邑雖僻處彈丸忠孝廉節代有其人載在邑乘班班可攷至於身居寂寞之濱匹夫匹婦天性激發捐軀不顧可以昭日星泣鬼神在當時不求自白又無縉紳先生爲之揄揚則懿行何由上達此輩宜亟表而出之爲風俗人心勸至於事之有關於國計民生昔人或未舉者尤當博採輿論編入簡端

諭各塾蒙師書

乾隆五十八年

蔡英

諭蒙館諸生童知悉讀書以敦行爲首務蒙養乃畢生之

始基蓋人方幼年知識初開天性未漓於此時教以善言善行高明者即可從此立志向上愚魯者亦能記之終身不忘故凡有訓蒙之責者宜先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諸大節及凡一切做人道理時常親切講明開導或每日另立課程將古人之善言善事講解數件使學堂中長幼齊集敬聽或於講書解字之後特舉書中此等意義重加提醒令其學此做人所講不可過多多則易忘不可太細細則難曉又或隨時隨地將學做好人的道理明白指示反覆告語須要其如此着實學去不可徒聽其言不可徒記其事則無論異日讀書成否而使曉得學習好樣此是真

實受益之處此是蒙師第一要緊責任幸各勉爲之母忽
特諭

補黃節婦傳跋

趙檜廷堅

余修毛氏譜作烈婦傳以發宋孺人江氏之潛德幽光以
勸毛氏之婦矣及錄宋朝奉郎毛豫行狀又知豫三歲而
孤母太恭人黃氏守節自誓鞠養教訓具有法及豫稍長
益命之學以故豫文章政事蔚爲有宋名臣而足以並驅
江孺人之子隨焉黃恭人不幸早寡而貞烈更表表實卓
冠毛氏之門矣因書於譜以補節婦傳云

貞烈趙女碑跋

蔡英

貞烈趙氏父名總明末因亂避兵由福建建甯府浦城縣
趙家村徙居江邑大東門鹿溪里氏字常山王盛善之子
永升爲室年十八未婚夫死舅姑憐氏年少欲令改字父
母以舅姑志亦欲再爲擇壻氏不從吞金不死投繯又不
死卒乃抱石自沈鹿溪氏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丑時死於康熙十四年七月十五日酉時嗚呼矢志完貞
捐軀不顧雖烈丈夫莫能過也乃以年湮事遠末由聞諸
當道俾膺榮獎良可惜已爰勒石於其死所用表幽芳庶
幾過而問者咸識貞操烈行斷不終歸銷沒亦砥礪風教
之一助云爾

空山破寺殘詩感舊圖跋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朱文正公爲

本朝第一人物紹蘭平生第一知己也嘉慶甲戌九月蒙
恩撫闕請

覲道經江山之蘇嶺憩於蕭寺見公題壁詩三首已殘缺
過半此詩紹蘭初宦游閩曾讀一過是時公持節兩粵
迨庚申被薦北行又過讀之公時以

宮傳居台輔黃髮康疆歸然無恙辛未服除奉

命重陳閩臬公則已歸道山黃昏到寺不得以火來照感
慟而去今且宰木拱矣回憶公視學浙江時紹蘭風雪

渡江面試古今體詩宏獎已殷拔萃尤異乃忽忽三十
年而音容邈不可卽習之同鄉相繼下世鯉庭亦聞其
無人惟冢孫涂以觀察需次吳門夫甘棠微樹也而歌
石思庾峴碑片石也而讀者墮淚以紹蘭受知之深而
親見公三代之盛衰且於荒涼寂寞空山破寺之中見
公所爲詩屢過屢讀而風景又屢不同卽其詩之遺墨
復爲塵封蟲蝕日就剝落賣茶啜粥之僧罕有知愛護
而藏弄之者而紹蘭孑然此身年已五十有五聰明不
及前時道德負於初心欲求如公曩時之勸學道古而
不可得撫今感舊不自知其涕之何從矣詩缺後僧或

隨時補之字雖不類句類以存自注亦幸可考有楹帖
一聯云雲石江將疑浙字風篁嶺若誤髯蘇公之哲兄
竹君先生所自書語奧而筆適雖在塵土中若有精氣
光怪不可磨滅者三詩皆及之友愛之篤油然而生感兄
弟以視學而交代仙霞亦盛事也因攜至武林付之裝
池親爲補寫完好合其真蹟韞諸一匱別摹副墨於版
歸途并畀寺僧且語之曰此法寶也可永鎮山門玉帶
無異蘇留蘭亭莫被蕭賺若遇闌風蔽雨亟須暴以秋
陽毋使山中脈望飽食神仙字也敬用原韻係以二詩
其詩曰古屋如窰黑禪燈似豆青舊題塵滿紙老淚雨

傾瓴石悟三生電人懷二使星叢殘數行字恍讀壁中

經 弟子頭新白吾師眼舊青短材椽取箇險韻水翻

瓴闕補初三月匡沈第六星

公字石君行六學者稱爲石君先生亦稱朱六先生

山僧勤保護莫作換鶯經詩不足取自抒嚮往之誠云

爾又有同年譚蘭楫二詩一自作一用公韻譚亦吾師

之弟子也自作云鸞鳳流韻遠百鳥媿無聲其所以尊

師者亦云至矣亟存之足徵吾友淵源之有自也舟車

擊互風雨寂寥得好事者繪爲空山破寺殘詩感舊圖

裝成小冊以乞在位通人處逸大儒之鴻筆麗藻者共

屬和焉

再跋

案跋中兄弟以督學交代仙霞句今攷 公撰苛河先生神道碑迺知乾隆四十四年 先生督學福建明年以公代先生題使院之寢曰鞞雅公至與先生對牀者半月送先生於芋原舟次則交代在學署不在仙霞前跋傳聞誤耳道光五年十二月識

三跋

嘉慶焉逢奄茂霖躅月元紹蘭馬首北瞻憇彼幕蘇之嶺 太傅龍文南轡蝨於蘭若之墻縮版重摹圖書載跋思繪空山古寺殘詩感舊之圖博訪通人大儒老師

知新之士迭咏元音萃成秘笈暫不與秣陵畫舫難逢

妙手揚子雲甘泉賦時誰吐繡腸策染十五年蹉跎六

九歲紹蘭今年六十有九萎頽之夢村袖於衰者久矣今也庚子

之日五經拜嗽戊子之秋六法告備此蔡茂才以平之

夙求而張處士應驪所朽罷也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撲取形

似數脩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見畫譜乍展新圖恍游初地緣

坡天斜篁嶺風也太古無人山靜空也香積入雲寺古

紅也支提處幽曲徑通也兜羅摩詰輟塵容也香光莊

巖梵志從也開元入分騎暫工也金葵入明南本宗也

張南本事見圖畫見聞誌爰付裝潢思總春也迺襲錦囊長吉繼也

李書一卷常握不離西州胸也蜀素廿季將屬善題東

園蹤也 太傅三章其猶龍也盧郎八米其爲紅也紹

謂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望諸公也鏗鏗鏘鏘東序鏞也

鬱鬱葱葱冬嶺松也巖巖從從泰華峯也浩浩洶洶海

瀛蓬也大正三十一小正七十四羣公揜之兌之戈而

蘇之弓也夫容三十六鴛鴦七十二紹蘭珍之夏之璜

而商之珙也筒之封之崇之供之族它季下飲黃泉可

告先師於地下賴今日中橫碧落柳子厚陪崔使君游

貫共摘麗藻於天中也自慚五字重和三章其一曰壁

面九季白此追憶屢經蘇嶺山腰萬笏青念空山也

僧繇標土察僧繇謂應躔蘇嶺有寺無浮圖披圖忽見

無無如鏡花水之方悟人間事自有跡無自無跡有有有

月益驚昨夢矣椽籥觀陶瓴椽籥以平自號邵真定惠

陶瓴椽在下故云觀此懷古寺脈望曾三食太傅三詩皆有蝨魚蝕處

詩長恩又一星紹蘭自嘉慶丁丑罷官歸里思過觀書

思司殘詩藏古寺空谷幾人經此總結全題而感舊其

二曰鹵山松冢碧太傅墓在順天宛平縣之西山二老

卯卜葬至道光戊子計二南嶠竹林青嶺謂蘇

嶺蘇嶺距仙寒宵聽雪瓴甲戌自都還闕壯懷銷管管

入此歲來才力心思一日不及一日管子曰今日華髮

惜星星紹華年在望七雖無三千丈之白髮然種夫子

遠行久管子謂歿為遠行見呂氏春秋知按篇從誰問六經其三曰無雙

紆紫紫紫紫謂紫綬及紫綬囊也凡百佩青青共識子朱子何妨瓴

味瓴淮南子精神訓扣盆掛瓴相味而歌言相味是以盆味瓴味盆盆味瓴味也西林濡

瑞露東壁醉文星言諸公筆露可酌太傅之靈也風月三千首春秋十

二經春秋以况太傅詩燕子天道篇孔子繙十二經釋文一云春秋十二公經鄙人之言若

熾火之熒熒也庶幾在位通人處逸大儒若鐘之有莖

也禮堂老師鴻都新士有梓也咸明以諭有所

受焉若燭龍之照幽冥也時在道光離敦橘涂之月既

望

祭岳武穆王文德祐二年

宋徐應鑣

嗚呼惟王生焉義烈死也忠良恒矢心以攘狡寇每銳志

以復疆場奇勳未入乎凌煙之閣奸計先成乎偃月之堂

含冤泉壤地久天長中原塗炭故國荒涼歎狐奔而兔逐

恨狼競以鴟張王如在也必能保全乎社稷王今沒矣伊

誰力挽乎頽陽鰈生才謫事類參商方徙薪乎曲突奈禍

起於蕭牆立身迥異於禽獸含污忍倒於冠裳捨生取義

扶植綱常來今往古人誰不死轟轟烈烈萬古流芳罄南

山之竹而書情無盡決東海之波而流恨曩量大王之名

與天地同久大王之德與日月爭光嗚呼哀哉敬奠一觴

從茲永訣於王是將尙饗

祭先師周二峯先生文

明 徐 霈

自逸平之倡道兮，迨今寥寥而無聞。惟吾師之從陽明兮，乃振起乎斯文。進則膏澤乎嶺之安辰之沉兮，退則師範乎後人。其行鑿鑿兮，其貌芄芄。其政闕闕兮，其民醕醕。茲良知之用兮，奚所爲而不準。惟邁志而存道兮，不揭揭求名與聲。歛一元於幽默兮，自是爲條風爲景星而榮者。悴者咸噓之而爲春，聊著述以自見兮。披華剔秀若太羹元酒之澹泊而識者自辨其真，純惜鳳鳥之不至兮。僅覩夫聖道之涯津，祇鹿門之偃息兮。乃皓首於龐耘，濡等幼承公誨中遊王門，雖參差而互出兮。實等繹乎舊聞，惟日月之云邁兮。雖枉死其奚論，冀一日之尙存兮。庶幾覲其餘芬夫，何去此而返其真兮。紛涕淚之交茵，茲吾輩之日孤兮。夫誰其業之余，殷豈厭世之溷濁兮。飄然脫去，嶽空山而愁人嗚呼。身爲聚沫，世若浮雲。無去無來，孰亡孰存。庶幾不朽，與不死者在吾行與。吾真陳誄辭以一號兮，魂髣髴而來歆。

祭林陽溪文

徐 霈

翁之狀貌嶷嶷，其容浩浩。其氣俯視一世，孰云其盱公之學術開陳大端。上下古始，暨亶千言。孰云匪宜，譬諸嶺岵之山百尋之幹。歛其英華於腹心而畢吐，其蕊有不足以

揭揭乎而乃屢試屢抑大翫於辭而與世抹掇何耶晚貳
南陵士論翕然阨於檢壬中路以顛行殊見疑竟爾偃蹇
嗚呼人有遺技天無兼全故巨才雖掀揭可喜然外匏中
稿恒不適用而突梯卷巒刑方規圓爲世所賢遇與弗遇
於公奚嫌所可恨者方築室於溪東與西山陽溪朝夕講
肄以淑後人胡旬日之間相繼淪沒使余涕灑橫流歔歔
而不可禁嗚呼公視死生如夕與晨步不憚勞疾不云呻
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洒淚沾巾侑此一觴以寫
此心

祭柴白巖文

徐 鼎

黃曆己卯徐某祭於處士白巖柴先生之靈嗚呼維公性
資超脫與世絕倫斗室安居希環中之趣氣味蕭然似野
外之僧遐想黃虞不遠俯視宇宙紛紜晚曉詩句口不絕
吟不雜沙礫之內超然元珠之奪斯世斯人而豈多云所
恨平生偃蹇內無應門之童外絕強近之親我窺其戶閤
乎無人錢一入手隨時飄零東戶並無糶糧西室有如懸
磬榮公老帶索原生衣結鶉兼而藜之非公其人耶抑又
聞之得乎天不得乎人不失爲君子得乎天不得乎天不
免爲小人二者交勘斷乎云云公東西閑走足不暫停窮
冬欲入天台謁敬所公於城隍余其之曰公骨如柴立氣

不周身年過古稀一日不諱誰與觀公不爲止入台往
返半月抵家竟爾歛沈傷哉余退居林麓與諸公晤語日
新胡數載之間相繼淪沒使余歎歎而不可禁嗚呼公素
人大雄氏之門視死生如晝夜等世界如空雲步不爲勞
病不爲呻有化匪亡有沒匪淪我獨何爲涕淚沾襟悵湯
藥之弗躬徒悵望於門扁覩宿草而生哀庶明靈之我歆
尙饗

國朝

祭玄壇驅虎文

康熙五十年

汪浩

辛卯孟夏有大虎二乳虎一由東岳廟藏於城之南門
間出入於何氏祠內行者戒嚴越三日不退浩因禱吉

備牲告於玄壇祭
之明日虎遂去

聞之虎豹在山樵蘇不採况偏近我城郭驚恐我人民耶
近者南門之外三虎書出自辰達午不退雖馴而不害來
匪其所惟神威靈服猛制虎之命潛驅而陰率俾歸於深
山密箐我人民無恐虎亦遠害神實職之敢告

周登瀛誄文

并敘

許汝璜

登瀛字海仙號春艇姓周氏江山南鄉三十二都人也父
翔鳳字翹羽邑武生好爲善道光丙申以賑事得議敘八
品子二登瀛其次也幼能誦讀承父母訓嘗得二老歡年
甫冠父歿母毛氏教養成立長操家政棄舉子業援例入

大學秉性勤儉家雖裕布衣蔬食泊如也與人交恂恂自下處事以誠無少年浮靡習能繼父志凡鄰里戚族婚嫁喪葬有所求無弗應每至夏秋交出穀平糶終其身以爲常自邑遭匪擾民不聊生同治紀元捐貲偕同志者於廣豐龍江等處設延喘局以賑所活無算次年浙境以次肅清時恪靖伯左方奉

命巡撫浙江統師入浙駐軍三衢開同善局經理善後事聞登瀛好善之誠令往龍游賑並掩埋遺骸事龍邑被災較酷經費尤鉅登瀛倡捐錢二百餘緡復與同邑王開泰姜桂叢江日暉分任勸捐得白金三千七百餘兩又捐良

田一百餘畝爲持久計三年復奉賑嚴屬之建桐二縣捐銀四百兩前往桐邑之蔣家埠司其事積勞病暑一夕卒於賑所時六月十日卯刻年二十有三妻汪氏子一名之銘嗚呼哀哉里黨聞之無不悼歎有流涕者巡撫左公方以賑事相屬憫其有爲善之志而未竟其用也檄學官以文紀其實俾附諸邑乘以傳士論榮之失時當兵燹之後流離瑣尾幸獲安全類皆競爲身家計嗜亦情也登瀛無司牧之責而惻隱所發不分畛域見義勇爲如此是誠可以風矣脫令天永其年其造福於桑梓者豈可量哉是則旣爲登瀛惜又不禁爲一邑惜矣嗚呼忠義之事風教攸

關職任司教者敢闕其文哉爰次其生平而爲之誄其辭
曰
猗歟周生世德彌馨漢有達士賑散千金唐官刺史椒衍
迄今維祖維曾積德累仁生以淑姿肯構堂基纂我祖考
矢志靡遺孝實蒸蒸友亦怡怡睦嫻任卹扶顛持危好善
若渴見義必爲鄉黨宗族稱道弗衰運逢否塞天降鞠凶
蠢爾醜類來自粵東擾我疆域勞我師戎如蠲如羹紅羊劫
歷陳粟倉空委骸山積人其流離鴻兮悲集時維周生心
焉愴惻滿目瘡痕一腔熱血發粟散財急公創始有開心
先維桑與梓側聞鄰境溝壑填委一視同仁何分彼此妻

子相勸行行且止炎氛正驕戾氣未解赴義忘身不恐何
恃生益難安投袂而起慨然歎曰人饑猶已待哺嗷嗷曷
云其已爰集同人載輿載奔艤舟泛粟給賑桐城俾延殘
喘霑恩拊循慷慨周生磊落奇瑰如彼完璞方耀其輝如
彼幹木方鬱其材奈何奄忽壁毀柯摧寢疾彌留逝者莫
追嗚呼哀哉我聞古語惠迪則吉作善降祥宜保天秩如
何斯人而有斯疾吉往凶歸靈輻返籍巷哭街號吞聲失
色適子之館撫孤相泣嗚呼哀哉我爲生悲復爲生慰古
之君子俟命不貳身沒名垂表坊攸寄文仲告羅魯人是
志李惺平耀漢史褒記旌善闡德前賢弗棄矧迺周生仕

版未登毀家紆難布公推誠輔軒嘉悼寵異頻仍何以誅
德業以斯文用光史乘永垂後昆魂兮歸來庶安幽冥嗚
呼哀哉

此後... 人... 公... 推誠... 輔... 軒... 嘉... 悼... 寵... 異... 頻... 仍... 何... 以... 誅... 德... 業... 以... 斯... 文... 用... 光... 史... 乘... 永... 垂... 後... 昆... 魂... 兮... 歸... 來... 庶... 安... 幽... 冥... 嗚... 呼... 哀... 哉

